

# 閩秀相思記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 相思曲

校閱既竣因憶何某及黃衫所填相思曲  
二闕特附于端亦布種相思之紅豆子也

人。人。都。道。相。思。苦。儂。不。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定。  
所。看。來。還。是。相。思。愈。天。若。憐。儂。天。應。許。儂。願。相。思。可。有。  
相。思。女。倘。使。相。思。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何）

又

欲。待。不。思。量。越。是。相。思。緊。百。折。思。潮。一。寸。心。葬。入。伊。人。影。  
既。是。要。思。量。索。性。相。思。盡。不。到。天。荒。地。老。時。不。把。心。兒。心。

傑寫情  
作閨秀相思記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春色難關飛蛺蝶 | 芳心默許訂鴛鴦 |
| 第二章  | 雀屏入選來嬌客 | 虎阜同遊詠美人 |
| 第三章  | 杜鵑聲裏春難駐 | 青鳥飛來夢也甜 |
| 第四章  | 苦盼星期爲有約 | 滿懷心事竟難言 |
| 第五章  | 寶釧自憐顏色好 | 密函相約愛情深 |
| 第六章  | 有情眷屬談心樂 | 無限離愁話別難 |
| 第七章  | 爭作小姑能笑謔 | 縱非倩女欲離魂 |
| 第八章  | 夢裏悲歡空卽色 | 個中情景是耶非 |
| 第九章  | 風雨蕭條鮫泣淚 | 關山迢遞雁傳書 |
| 第十章  | 恨無彩鳳雙飛翼 | 祇有靈犀一點心 |
| 第十一章 | 滿腹疑團渾不解 | 斷腸消息本難瞞 |

第十二章

梅教夫婿軍中去

苦憶征人夢裏來

第十三章

蓮子苦心悲獨活

梨花妙舌說當歸

第十四章

影中夫婿知何處

天上神仙送巧來

第十五章

得書幸喜郎無恙

允約誰知妾有心

第十六章

月正團圓花正好

爲郎憔悴見郎羞

寫情傑作

# 閨秀相思記

吳門陸韵娥女士撰述

## 第一章 春色難關飛蛺蝶 芳心默許訂鴛鴦

芍藥欄邊。蝶魂酣醉。荼靡架下。鳥語清新。時值春光滿地。花氣襲衣。儂趁此良辰美景。散步園中。憑欄小立。斗覺心緒不寧。人倦欲眠。王次回所謂困人風日嫁人天。非虛語也。儂年十八矣。小姑居處。尙屬無郎。從來不識愁苦爲何物。長日在校讀書。與同學笑談一室以爲樂。見同學有偕其未婚夫同遊者。亦不過引爲笑談之資料而已。從未思及己事者。大概因同學既多。笑言有伴。課程繁重。不暇思及耳。今以春假返家。獨居無侶。已覺寡歡。而復春色惱人。有不覺怦然心動者。視此春景。不禁羨煞花底蛺蝶之雙雙飛舞。而興無限之感觸也。是以憑欄而望。祇覺芳心忐忑。胸懷抑鬱難舒。雖千紅萬紫。爭妍鬥麗之天。小鳥黃鶯。宛囀和鳴之候。亦殊無心寓目。充耳不聞。此時之心中。爲愁爲苦。爲懽爲樂。渾難自辨。情竇初開。因

有難以自已者。欲將此意訴之阿母。俾早日覓得乘龍快婿。以了三生之願。則生爲女兒家。殊覺難於啓齒。卽啓齒亦恐遭阿母呵斥。欲效自由女郎之自由擇婿。則吾國數千年之義皇禮教。究未能一旦盡除。其或遇人不淑。致遺後悔。則何如暫時靜守。以圖得佳偶之爲愈。思至此。稍覺心安。實則儂之心。固不若懷春之少女。難以懸崖勒馬。而奔放淫迭。恬不爲恥之不可收拾也。憑欄既久。乃步入花中。折含苞未放之芍藥一枝。時日影西移。鐘鳴二下。儂乃緩步回臥室。欲借一枕黃梁。以消磨此無情歲月。甫及園門。見小婢匆匆入園。若尋覓狀。旣見儂。卽曰。有王家小姐來訪。現正與太太絮絮談家常事。並提及小姐婚姻。但不知誰家美少年。幾生修得與如花如玉之小姐爲偶耳。儂斥之曰。毋多言。儂將歸臥室去。小婢曰。王家小姐言有要事面商。請小姐速至西書房。故特命婢子前來傳言也。儂遂不回臥室。竟至西書房。見所謂王家小姐者。乃同學王柔英女士也。柔英常來吾家。而儂則未嘗一往。以其家在玉峯。相距雖數十里。因儂不喜

出遊。竟未一至。柔英既見儂。卽起迎曰。爲姊姊報喜而來。特不知姊姊將  
 喚爲小姑。饒舌否耶。儂聆其言。不知何指。笑答曰。妹善誑言以欺人。今日  
 又不知造作何語來戲儂也。柔英曰。誑言耶。姊姊未免太負冰上人之  
 片苦心矣。我有要事。特來與姊面商。請偕入姊姊閨房。俾得暢所欲言。未  
 識姊姊許我作入幕之賓否。阿母攙言曰。汝輩有密談。請自便可也。儂遂  
 偕柔英入臥室。甫坐定。柔英笑謂儂曰。姊姊手中之花。嬌豔已極。不知曾  
 引得狂蜂浪蝶否。儂曰。花尙含苞。狂蜂浪蝶。其奈何之哉。柔英手出一照  
 曰。爲姊姊引得狂蜂浪蝶來矣。姊姊亦識此中人否。儂視之。則一長身鶴  
 立英俊不凡之少年男子也。乃亟擲還柔英。已不禁紅潮滿頰。暈入雙鬢。  
 言曰。妹誠善於弄人哉。以自己意中之小影。而以示人。豈欲索儂之賀  
 禮耶。柔英曰。否否。此乃家兄詠棠之小影。家兄素仰姊姊字寫簪花。擅管  
 仲姬之妙筆。詩工詠絮。具謝道韞之清才。前身合是針神。巧誇玉指。閩邑  
 號爲織女。善運金梭。擬以神聖之戀愛。締文明之婚姻。特遣小姑。求卿同

意再邀月老。踵府問名。家兄年纔弱冠。才學尙稱優良。品性亦素溫柔。以  
 偶姊姊。眞所謂珠聯璧合。盡善盡美矣。他日嘉禮告成。春風初試。畫眉情  
 景。其樂當亦非言語可以形容也。不識姊姊其有意否。儂斯時心花欲放。  
 紅霞已暈入鬢際。蓋春心初動。良媒旋至。天下事竟有若是之巧者。特不  
 知作何詞以答。纔覺得體。因思柔英尙未訂婚。不如調笑之。聊以解嘲。乃  
 曰。家有弱弟。取名韻文。年與妹等。性亦和善。擬托蹇修訂茲佳偶。苟得雀  
 屏中選。則舉家同慶。屆時儂將乘妹於畫眉餘暇。作聚首長談。親看纖手  
 調和。嘗羹湯而不作小姑之饒舌。時與芳心契洽。接姿容而永承膩友之  
 笑言。其快慰之情。當不讓妹在鴛鴦枕上與郎並頭作細語時也。妹如俯  
 允。儂可喚舍弟來此。先與妹聚首談心。想一點靈犀。定必息息相通。妹意  
 若何。幸速告儂。柔英且笑且言曰。姊姊之意。我已明悉。蓋欲借此調笑。以  
 示其先須聚首談心。而後訂婚。至於小姑饒舌。則我豈敢。我奉家兄之命  
 而來。頃與伯母言之。已得許可。姊姊允則允耳。何必作此假惺惺態度。效



流俗女子之所爲耶。我意郎才女貌。銖銖悉稱。他日閨房中調粉畫眉。薰  
 香蒸體。當與張敞荀郎。後先媲美。幸姊姊毋作含糊語。俾便答復。良以今  
 之婚姻。注重自動。父母猶不得干涉。妹豈敢相強。以奪姊姊之自由權乎。  
 儂聞其言。欲語又止。親口允婚。爲女兒家所羞。如爲意中人所求。或能含  
 糊允之。今乃假手他人。且介紹於素不相識之人。殊難遽允。繼思王詠棠  
 之名。耳常有聞。讚美者多。而謗毀者實未有人。得婿如是。亦足慰生平矣。  
 况此意爲渠所主動。將來伉儷之樂。融融洩洩。門險韻於鸚鵡。簾前詢難  
 字於鴛鴦枕上。駢肩細語。攜手同遊。固意中事也。故雖未曾識面。不覺已  
 情深一往。然亦安能遽允。以資小姑調笑耶。因默然無聲。亂以他語。柔英  
 曰。姊姊籌思良久。而不言此事。想默許矣。儂爲之赧然。亦不置辯。乃談論  
 他事。以爲笑樂。深閨寂寞。得此膩友談心。快慰何如。鐘鳴五下。柔英告別。  
 儂堅留之。柔英曰。家兄在旅館中。靜聽好消息。我當往告之。一小時後再  
 造粧台。作竟夜之談也。儂遂送之門外。始回臥室。阿母卽來詢儂之意見。

儂亦含糊答之。母曰：終身大事，汝爲主體，於意若何？不妨告我。儂曰：阿母欲如何便如何。女兒決不敢違反母意也。言時，覺兩頰大熱，攬鏡照之，嬌紅欲滴。母徐言曰：然則汝已允矣。我將答復王家小姐，囑其逕遊冰人來，以成此美滿姻緣也。言至此，小婢來言曰：少爺偕友人至，欲見太太。現正在東書房守候。阿母乃出外，而柔英至矣。笑謂儂曰：蜂蝶來矣。姊姊其往觀之乎？儂呵斥之，則憨笑不已。六時有半，宴柔英於粧閣。席間諺語風生，調笑不已。阿母在座，幾爲之噴飯。九時就寢，柔英與儂同榻，糾纏不休。一味嬌憨作態，真教人忍俊不禁。若易釵爲弁，幾疑爲東方生淳於髡之化身。至十二時始倦而睡。然儂幾爲之齷齪矣。

## 第二章 雀屏入選來嬌客 虎阜同遊詠美人

一枕溫柔初夢覺，隔牆已度賣花聲。儂昨晚爲柔英所擾，今晨八時始醒。回顧柔英，則酣睡依然。雲鬢蓬鬆，媚眼似綫。梨渦淺暈，微露笑容。不知夜來作何好夢，而竟歡悅如是。儂亦不忍驚醒之，輕輕起身。小婢已捧臉水

至。絮絮言曰。昨晚來家之客。乃王家小姐之兄。爲小姐婚事而來。太太已  
 面允之。他日彩輿臨門。鼓樂喧天。婢子當叨飲小姐喜酒矣。儂置之不理。  
 默思伊人之面貌如何。僅於小照上略一瞥見。究未能親切細視。悔不應  
 卽行擲還柔英。柔英亦不應不再給儂。以留紀念。俾儂於閨中寂寞之時。  
 可以作無聊之把玩也。雖影裏情郎。未必能離紙而下。與儂駢肩細語。深  
 訴腹心。然慰情勝無。亦可以省想像之勞矣。欲向柔英索取。則如何可以  
 啓齒。且小姑利口。徒惹其調笑。亦殊非計。何如告之阿母。請阿母向伊人  
 索取之爲便。正涉深思。柔英已醒。笑曰。姊姊起身何早。豈往外邊書房中  
 偷看阿郎去耶。儂怒其不應如是輕薄。柔英曰。偷看未婚夫。乃女子應有  
 之心理。豈可遽以輕薄二字。加之於妹。而抹煞一片介紹之苦心耶。儂曰。  
 誰與妹辯論。趣起身。與妹同往園中。吸取新鮮空氣。以舒胸襟。若再嗷嗷  
 不休。儂將鎖妹於房中。以爲多言者戒。言時適阿母來。語遂中止。柔英亦  
 起身。母曰。今日天色晴明。氣候溫和。風軟適體。宜作郊遊。汝輩可整理一

切於午後僭我同行。陽春美景不可負也。我儕應曰：諾。阿母復言曰：汝輩心目中以何地爲佳。儂詢之柔英。柔英曰：吳下多名勝之區。或以繁華著名。或以清幽見賞。惟我意留園風景雖佳。惜非出諸天然。人力爲之。究未免脂粉俗氣。西園則一泓潭水。幾屋木偶。亦無足觀。寒山寺則荒涼寂寞。顏垣敗壁。不堪入目。城內諸園。更多僉俗之人。其清靜而幽雅。且有天然之風景者。其惟虎邱乎。儂曰：然。七里山塘。來畫船之笙鼓。幾行楊柳。藏出谷之雛鶯。瞻真娘之墓。拜閻閻之墳。英雄兒女。大足以引人憑弔。此儂之所以表同意於柔英妹妹也。阿母微笑曰：女兒喜作山水之遊。勝於鬚眉男子之專向熱鬧場中討生活者萬萬矣。我雖頹唐。亦願偕汝輩以行。藉增樂趣。因指儂曰：自汝父棄養至今。忽忽已三年餘矣。我亦未嘗一遊郊外。今日興致甚佳。往遊當更覺其樂。時儂與柔英梳粧已畢。阿母亦去。儂遂偕柔英入園中。香風上衣。朝露猶存。花嬌含笑。柳弱舞風。一若表示其歡迎之態度。以獻媚於人者。柔英曰：名花半開。最足動人。嬌艷之色。我見

猶憐。又何怪乎探花之蜂蝶。常甘心飛繞於花間。不肯須臾離去。物且如是。人爲萬物之靈。宜乎夢繞意中人之粧台。而相思不已也。姊姊以爲然否。儂味其言。中有所指。因答曰。蜂蝶無知。慣作探花之客。彼含苞之花。未經蜂蝶之圍繞者。對於此不知芳心中作若何之感想也。李白清平調所謂之雲想衣裳花想容。何謂而花想容貌。妹能知其意否。柔英吃吃笑曰。花容人面。兩者相同。姊姊何爲而今日身被如花枝。面飾如花容。一笑生春。願盼生媚。請有以語我來。儂聞其言。爲之語塞。倚欄支頤而立。思有以報之。良久勿得。柔英又曰。我爲姊姊代言如何。言時睨儂而笑。儂雖恨之。亦惟有忍之。乃曰。妹何多言。且看堦前白兔。正在細嚼綠草。以爲食料。妹如愛此。儂可以奉贈一對。以伴我妹。藉破寂寞。柔英大悅曰。賄物已來。我何樂而不取。乃輕步至堦前。欲擒玉兔。不能得。儂亦助之。奈兔走極速。終不可得。而均已香汗涔涔。嬌喘不勝。因捨之。閒步談心。小婢已來呼膳。乃出園門。阿母已遲我儂久矣。膳後卽偕赴虎邱。阿母因年老。命乘輿而

行。我儕亦不得不遵其命。相將出閨門。經山塘。直達虎邱。先至靈瀾精舍。衰敗不堪。烏矢蛛網。滿布室中。山人貪懶。於此可見。既無足觀。又不合衛生。乃折回至真娘墓。殘碣一方。半埋入土。字跡亦模糊莫辨。惟野花芳草。猶是欣欣向榮。柔英至此。詩興勃發。謂儂曰。真娘爲吳國古佳人。詩家憑弔。不一而足。我得一絕。姊姊爲我政之。儂笑曰。春遊尋樂。何苦作煩惱吟。柔英曰。技癢難熬。姑試爲之。遂低吟曰。

埋玉深深蹟已陳。

野花猶發舊時春。

千年古墓斜陽裏。

杜宇聲聲泣美人。

儂出日記記之。且曰。感慨前人。何恃之深耶。佳作當前。儂惟擱筆。柔英泥儂酬唱。儂思索良久。乃曰。雖得之。究未能如妹之佳。不敢獻醜。聊以藏拙。幸妹恕儂。柔英極力慫恿。因書於日記而授之。詩曰。

戴拜墳前蕪瓣香。

傳題詩餽不成行。

草春尖影回鸞瘦。

花野亂開滿塚傍。

才子有情都泪滴。

美人薄命總心傷。

猶堪一事為卿慰。

多少英雄墓已亡。

儂與柔英。並肩細吟。斟酌字句。阿母亦作旁觀。正在得意之時。儂弟韵文。偕友人至。儂心知其為王詠棠。然既未明言。亦何必示人以女兒羞態。淡然視之而已。詠棠見儂。鞠躬致敬。儂亦答禮。斯時儂之心中。已似春蠶作繭。絲絲自縛。偷相其形貌。覺英爽之中。露溫柔之態。彼亦正在偷眼看儂。眼鋒不期而接觸。儂亟引避。已面熱如火。乃與柔英行至千人石。韵文向儂索日記。儂即授之。閱而笑曰。清才逸韵。不讓謝道韞輩。專美於前矣。余見獵心喜。請集成句。試作續貂。遺笑方家。尚乞諒余之初學也。詩曰。

一看郊原浩蕩春。

春風陌上漾微塵。

青山何幸埋香骨。

燕子啣花祭美人。

韵文詩成。即授與詠棠。儂微聞其語曰。晚近女子。專事妝束。爭奇鬥麗。無微不至。一若非此。不足以顯其嬌好之容。名為解放。實則自賤。其於學業。

則置之不顧。我深恨之。舍妹柔英。幸未犯是病。令姊亦超然於世俗之外。此我之所以羨慕無已也。不慚弄斧。勉成一律。請致意令姊。幸勿見哂。則幸矣。言已疾書。韵文乃將日記還儂。儂怒之以目。蓋深恨其以日記授與詠棠也。柔英曰。阿兄素喜吟哦。詩之佳否。我不敢言。請姊姊評判之。儂故意笑語曰。儂不知詩。何能評判。且拜讀令兄大作。以廣見識。柔英曰。何不言哥哥。而曰令兄。姊姊猶視妹爲無知之小姑耶。今日虎邱之遊。原欲使姊姊與哥哥聚首。看作如何之態度也。頃間眼鋒接觸。一點靈犀。早已暗度。李商隱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其斯之謂乎。儂佯作充耳不聞。俯首視詠棠所作詩。詩曰。

真娘墓上學題詩。

留戀渾忘返。嚮遲。

風送鈴聲游子騎。

山藏幡影白公祠。

禪心圓寂餘邱塔。

霸業銷亡剩劍池。

千古英雄同一畫。

瓣香儂燕仰蛾眉。



詩意清新。道前人所未道。爲諸作之冠。儂不禁因敬生愛。因愛生情。特不知伊人固知儂之心事否。時儂與阿母及柔英。已由千人石折登寺前。回顧伊人及韻文。則方在生公講台中。作生公之說法也。既入寺。卽至望蘇台小憩。僧人持杯茗進。儂等覺倦。遂啜茗焉。倚窗閒眺。則古木參差。雙塔隱隱。姑蘇全城。盡收眼底。山寂無聲。惟聞啼鳥。參禪靜地。爲我儕所占據。佛兮有靈。將謂女兒家新耽禪悅矣。乃與柔英閒談。無何而伊人及韻文亦相繼蒞至。同桌而坐。隨意而言。儂亦放膽笑語。不作女兒之僞態也。談至四時。伊人因欲回崑。偕柔英先行。儂等遂乘輿反家。韻文則送彼二人至車站。儂思今日之事。爲平生所未歷者。當前則故意矜持。背人則心花齊放。想伊人亦必心猿意馬之不能自制也。小婢呼膳。竟致未聞。不覺失笑。晚閒坐燈下。細想伊人之容貌。如在目前。相思滋味。自今開始試嘗。却不自知其爲酸爲甜。究爲何味也。

### 第三章

杜鵑聲裏春難駐

青鳥飛來夢也甜

竹徑風清。槐庭蔭綠。殘春景色。剛教杜宇催歸。初夏天時。恰被燕雛迎至。儂自春假期滿。卽入校中。然而思深紅豆。心念伊人。雲天悵望。苦無青鳥飛來。魚腹常開。難得尺書傳至。燈花屢卜。無花不結。並頭夜夢。頻添有夢皆成。好境看鴛鴦交頸。難禁十斛愁思。聽鸚鵡傳言。易惹兩行紅淚。蓋儂與詠哥。面談一次。緣訂三生。別離未匝月。睽隔似三秋。此匝月之中。詠哥曾有信來。以宋艷班香之妙筆。寫纏綿悱惻之深情。人孰無情。能不得爲之夢魂顛倒。而不能自己耶。書來之後。儂卽答復。細算時期。則三日前當有函至。而及今猶未收到。豈爲洪喬所誤。未曾投到彼人之手。抑彼人未暇作答。致遲遲其來乎。思之思之。不覺百無趣味。同學雖多。皆泛泛之交。惟柔英爲儂之小姑。尙可向之深訴腹心。然欲探伊人消息。此言殊難出口。柔英雖解事。猶未識相思之苦。常以謔言相誑。儂有時亦且爲之解頤。適逢休假。同學咸外出。儂亦與柔英作寶帶橋之遊。閒步出盤門。經青陽地。日人之租界在焉。聞故老言。當三十年前。青陽地爲蘇城繁華之冠。粉

牆紅瓦築十里之廣居。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熱鬧。木屐兒趾高氣揚。固足  
 稱雄。今則荒蕪冷落。衰敗不堪。惟剩一片草地。幾行楊柳而已。令人不禁  
 今昔之感。柔英曰。此間空氣清新。樹濃葉綠。清蔭之中。大可以席地而坐。  
 儂曰。然。柳絲垂綠。野草如茵。小鳥依人。嬌花獻媚。此時此景。洵足樂也。惟  
 別有懷抱者。則未免觸景生情。因轉增感慨。柔英曰。姊姊近來何以常作  
 牢騷語。好景當前。正宜快樂。所謂美景不常。良辰難得。樂觀者視之。處處  
 皆足以盡其樂。悲觀者見之。在在均足以增其悲。一樣情景。兩般思想。其  
 所以致此者。皆境遇之各異耳。姊姊何事不足於心。而亦效流俗人之自  
 愁自苦耶。儂默然不發一言。心念彼人。遂不覺處處皆增煩惱。絲絲綠柳。  
 盪颺於碧空之中。其意若甚得。然而送客灞橋。魂斷端因此物。揚風陌上。  
 愁思飄入金閨。當時細舞風前。舒綠條而拂地。此日陰成雨後。飛白絮以  
 漫天。藏出谷之鶯。飛鳴宛轉。牽離人之恨。轉側相思。詠哥。詠哥。亦知儂此  
 耐之深思耶。柔英喚儂曰。姊姊何一言不發。豈我數言又惹姊姊心事耶。

儂乃強笑應之曰。否否。儂覺力憊。故不願多言耳。柔英曰。熟梅天氣。風景亦不讓三春。吾輩徘徊於綠蔭之中。其樂無極。正宜高談雄辯。以除數千年來女兒之態。况行路未多。何得遽云力憊。豈以妹非知音。故不願多言耶。儂爲其嘖嘖不已。欲翦斷愁思。相與談論。願愈欲排除。愈覺環繞於心頭。百遺勿去。閒愁萬疊。不知從何而來。儂初不料相思之苦。竟若是之難堪也。雖與柔英互談。每有所答。非所問之事。發現於不知不覺之間。自憐亦復自笑。無何覓渡橋已現於眼前。折而南。沿運河之西岸而行。兩旁毫無樹木。河中帆牆相望。不愧爲水道交通之樞紐。枯槳聲中。聽高聲之俚曲。淺清水底。看戲水之錦鱗。風來陌上。人在畫中。惜儂爲彼人之小影。盤據腦中。當前風景。等於走馬看花。漫不經意。柔英則樂而忘倦。勇往直前。儂幾至瞠乎其後。往昔出遊。柔英每不及儂足力之健。今日反爲所勝。情之移人。固具有極大之魔力。非過來人不能知其中奧妙作用也。行行重行行。已至目的地。長橋自北而南。橋洞凡五十有三。東爲運河。西爲澹台。

河相傳周時濟台滅明曾隱於此。河水清漪，周可數里，爲太湖東流之口。漁艇三四，出沒其間。朝侶魚蝦，暮宿蘆葦。扁舟一葉，行蹤無定。漁家之樂，令人羨煞。不知彼身受其樂者，作若何之感想。而况漁婦梳頭，清波作鏡。漁人浪跡，綠水爲家。永無分離之日。較之儂之離愁別緒，牽滿胸中者，其苦樂爲何如耶。儂方思想間，柔英已馳至橋中。呼儂曰：波平似鏡，橋直如弦。清水綠波，其景固天然美麗。姊姊速來，以領略此山光水色也。儂乃緩步而行。人映河中，游魚見影而散。浮萍動處，水鳥逐浪而飛。儂纔覺快樂，惜乎柔英非是彼人，否則並坐橋欄，駢肩細語，指點青山綠水，閒談古往今來，賭新詩而題石，將清水以濯纓，傍人見之，不且指爲塵世神仙耶。則其樂當更無涯也。其奈雲山重疊，魚雁鮮通，徒覺神馳，更形心癢。魂銷當日，虎邱山茗話堪思。情到此時，寶帶橋遊踪難共，不覺因思而怨，因怨成恨，恨無縮地之方，以與詠哥聚首。此情此景，人何以堪。柔英見儂狀，笑曰：姊姊如此深思，令人莫明衷曲。夕陽將下，盍歸乎休。儂頷之，乃循原路而

歸絲絲綠柳。猶思牽住遊人。處處野花。還似嫣然含笑。不知儂之心事。因刻刻思量彼人。而無心玩賞也。回校後。得彼人手書。備述相思之苦。並言於星期日至蘇。共圖良聚。儂不覺心胸快慰。兩鬢眉峯。愁思盡去。夢入黑甜鄉。猶覺甜蜜無比也。

#### 第四章 苦盼星期爲有約 滿懷心事竟難言

歡樂苦日短。相思苦日長。儂自得詠哥來書後。日盼星期之至。而日乃遲遲。晝長無比。上課之時。亦無心聽講。惟望流光速過。朝卽夕。夕卽朝。以飛渡此數日之光陰。無如心愈急。日愈長。一日相思十二時。無時不覺其難堪。往日柔英猶常與儂聚談。此數日中。亦一變其常度。惟盼郵人之至。儂爲過來人。猜知個妮子牽惹情絲矣。但其意中何人。頗欲一試偵探。願以自顧不暇。更何暇旁及他人。所謂吹皺一池春水。底事干儂。况柔英雖爲儂之知己。惟此種事爲女兒家牢守之秘密。決不肯輕易教人知。柔英雖入情網。究非如儂之光明正大。卽如儂之光明正大。亦且緘口若金人。不

肯稍露秘密。况柔英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此事儂烏可偵探其秘密哉。不料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儂方注念彼人。日盼其卽至。艱難辛苦。直至星期六。將散學時。忽有男客探儂。以爲彼人無疑。滿腔喜悅。直上桃顛。頰上頓覺發熱。步履爲之輕便。迅步至應接室。則儂弟韻文也。骨肉相聚。常人以爲大樂。儂則但覺心有不適。一時喜悅之情。忽變爲離愁萬斛矣。韻文從未至儂校中。往日欲招之來。雖千方百計。終不可得。常云。雅不願與女子週旋。蓋其性然也。今乃突然而至。儂且疑家有要事。急詢曰。弟來何事。韻文淡然曰。來候姊姊回家耳。儂曰。儂豈不知歸家路徑。而勞弟來候耶。儂旣出此言。深悔不應出口冒犯人。姊弟雖一家人。究以和睦爲上。然旣出此言。惟有靜待其回復耳。韻文則若未聞。徐徐言曰。阿母囑姊姊。偕柔英女士同至家中。未識有無事故也。儂乃囑韻文先回。當卽偕柔英同來。韻文曰。我可稍待。請姊姊預備歸家。與我同行可也。儂卽入寢室。邀柔英同行。柔英慨然允諾。旣出與韻文相遇。四目傳情。不能自己。儂在旁

見之心乃恍然。因吾校規例。非學生之家屬。或至親。不得來校探訪。儂知韻文之來。非爲視儂。乃探望柔英耳。彼二人同在蘇校。苟得配偶。亦大佳事。儂誓必玉成之。以爲有情人共成眷屬。使世間男女。無分離之苦。一切情天恨海。不必賴女媧精禽之練石。啣泥也。彼二人初似舍羞。默默無言。繼則駢肩細語。竟置儂不顧矣。儂觀此情狀。中心之難堪。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蓋儂與詠哥。睽違兩地。相思無已。望錦鯉之迢迢。難通消息。悵雲天之漫漫。莫慰衷心。情深潭水。地隔河山。眼見他人之情語。意沮心傷。盼君子兮不來。山高水遠。儂之心事。惟有藏之胸中。無處可以發洩。於是鬱而爲氣。氣填心膈。呼吸爲之艱難。柔英祇顧自己之情話。不問他人之難堪。太覺無情矣。雖然。易地而處。其情正同。儂獨恨詠哥之不在蘇耳。否則吾儕亦可駢肩而行。攜手而談。未必遊彼二人也。所幸明日星期。詠哥來蘇。儂亦可藉吐今日之氣。思至此。忿恨之念。漸歸消滅。希望之心。充滿胸中。特不知彼人果能如期而至否。能與之相晤否。想多情如詠哥。當不至



愆期也。衡宇在望。載欣載奔。入門懷笑。阿母已遲。儂久矣。蓋儂於星期六必回家。阿母素知之。故含笑相迎也。既見柔英。乃曰。汝輩偕來甚佳。吾正吾寂寞。借此女東方生之談諧。又可以使吾大笑不置也。儂見阿母之樂。頃間所思之事。半爲消滅。亦隨阿母而笑。儂自與詠哥別後。從未有笑顏者。今日乃得之。母女天性。非可以強求也。柔英曰。姊姊何其樂也。儂乃諷之曰。終未如妹之樂耳。今日儂將效鸚鵡之調舌矣。妹其許我言乎。柔英面暈紅霞。俯首至胸。狀乃大赧。儂又曰。個女兒不經調笑。在儂僅片語耳。已如此情景。妹妹。儂將效月下老人。繫紅絲於妹足。使天下有情人成就眷屬。妹將何以謝蹇修乎。阿母曰。誰家少年。得偶此脂粉搽成文才出衆之好女郎。一生艷福。幾世修來。我不禁羨煞矣。儂曰。他日將有成議。再告阿母可也。言時。儂已笑不可仰。柔英憤然曰。姊姊向謂我出言輕薄。今日乃躬親蹈之。何待人嚴而責己寬乎。儂聞其言。陡覺一腔離恨。齊上心頭。常日柔英調笑儂時。雖在閨房。而明日卽與詠哥聚首。今日儂亦效之。

不知明日能聚首否。不因柔英所言之鋒利。而儂已俯首無言矣。蓋儂之心目中。固常貯詠哥之小影。片刻不離。當調笑之時。旁人見之。以爲儂心快樂。實不知儂乃對人歡笑。背人愁也。儂俯首之時。韻文曰。姊姊向以善辯爲能。何此時竟一言不發耶。阿母曰。爾毋多言。此間非爾所談話之地。且去溫理校課可也。韻文應聲曰。諾。而足不肯行。偷眼視柔英。柔英頷之。乃去。阿母固已略見之。特老成持重。不爲道破耳。儂亦見之。徒增愁思。無暇更作調笑。阿母乃謂柔英曰。詠棠現在何處。如來蘇城。可令其蒞止。毋拘拘於俗禮也。柔英乃欣然答曰。阿兄現在滬江某校。伯母如有興。可偕韻娥姊姊同行。亦可領略海上繁華。今日本可前往。特聞阿兄明日將至。蘇探望韻娥姊姊也。言已向儂微笑。以示其得意之狀。阿母曰。近代世風大異往昔。我於笄時。每以見未婚夫爲羞。匿居閨中。不敢出見。今日乃常相往還。較已婚爲親熱。口言平等解放等名詞。心存自由戀愛之思想。實爲昔日所未聞。潮流所趨。雖有大力。莫能阻之。我雖爲守舊派之一份子。

然爲環境所迫。亦不得不聽其自然。古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人能明晰此意。何必強欲專制。徒遺後悔。故兒女之事。我不作主。聽其自動者。皆以此也。柔英曰。伯母固亦知今之新文化矣。新文化爲人類之明燈。幸福之大道。凡世間一切不平等之事物。皆由此而得極圓滿之結果。不至如專制時之橫遭壓制。易於破壞也。儂曰。柔英之言。固得新文化之真締。彼似知非知。妄棚爲多才多藝。不獨出之於口。且又筆之於書。以爲沽名釣譽之用者。聞之不將汗顏無地耶。所謂毅力奮鬪等等。固在人之自爲耳。何必受人之驅斥耶。阿母曰。今日世界文明。已達極點。卽於男女之間。自由戀愛。亦可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者矣。我老矣。且作痴。雙任其自然。不願挨人笑罵。指爲老頑固也。儂知阿母之言。固有所指。而柔英猶惘然。尙欲置辯。儂曰。阿母唇舌倦矣。盍稍休息。我儂將作園遊也。阿母其同遊乎。母曰佳。乃相將入園。縱談他事。阿母殊健談。柔英亦不羈。儂因心有所思。不覺默然無言。晚色蒼茫。宿鳥歸巢。落日無情。將園中花

影收拾淨盡。不留絲毫存乎其間。儂乃偕柔英同歸臥室。阿母亦去。晚膳後。卽就寢。儂與柔英各有心事。非復如前日之肆意調笑矣。儂思明日之日。不知能會詠哥否。夢入黃梁。彷彿見之。想詠哥此時。當亦暗卜金錢。預計明日之聚首談心也。

## 第五章

### 寶鏡自憐顏色好

### 密函相約愛情深

旭日初升。紅霞滿佈。枝頭好鳥。宛囀清歌。牆外垂楊。婀娜輕舞。鴿簫處處。賣花聲聲。儂非爲惜花。特地早起。祇緣今日爲詠哥來蘇之期。來書謂九時可抵車站。儂欲見心切。思往車站迎迓。以表誠情。若與柔英同行。則難免未能盡言。欲獨自前往。則何法可以阻止柔英。思之良久。乃得一計。時甫鐘鳴六下。細算時間。尙有三小時。推而算之。則有壹百八十分鐘。再推而算之。則有一萬零八百秒鐘。此時之一秒。勝於平時之一日。坐既不安。立又不穩。滿腔相思。告訴伊誰。惟有盼望詠哥之卽來。默祝光陰之速去。奈壁上時計。既遲遲而走。窗前日影。亦慢慢而移。古人謂長夜漫漫。何時

達旦。儂則謂朝日遲遲。何時至已。儂臨窗梳妝。不禁對鏡而言曰。韵娥韵娥。今日汝與詠哥聚首矣。汝能增汝之美。以博詠哥之歡心耶。抑故斂汝之眉。以取詠哥之憐惜耶。語極低微。幾不能自聞。言已而笑。鏡中人亦笑。若表其同意者。儂每於思念詠哥至無可奈何之時。輒對鏡中人言笑。藉解愁思。惜鏡中人非即意中人。徒有離愁萬斛。無可告語。亦太可憐矣。鏡中人乎。汝亦知對汝之人心事。正在一寸相思一寸灰時耶。然鏡中人無知。淺笑輕顰。深愁苦思。惟仿儂之面貌而已。故欲解愁思。愁思愈緊。心中之難言。又豈他人所能知其萬一耶。詠哥之玉照。至今未曾寄來。否則當相思無奈時。可以藉影裏情郎。以消渴念。逆料今日聚首之時。當必贈儂以小影。而慰儂懷。儂亦將預備最近所攝之影。以贈詠哥。作爲別後相思之資料。乃卽遍擇所攝之影。得四寸全身之春日倚欄圖一幀。因題以詩曰。

困人風日豔陽天。

願影低徊祇自憐。

十二欄干心暗數。

可知春色爲誰妍。

題詩既畢。支頤而座。思潮起落。神不自主。似見詠哥含笑立於身畔。注視右旁。則似在左邊。注視左旁。則似在右邊。忽焉在左。忽焉在右。起立而視。則固無有。此種情景。思之殊堪失笑。忽聞蘭香撲鼻。小婢以蕙蘭二枝。送至妝台。且言曰。太太見園中蘭花初放。命婢折之。送與小姐。以爲妝台之點綴品。儂於此可見父母之於兒女。因有天然之至情。永遠鐫刻於胸中也。儂之妝台。將此點綴。可謂蘭室生幽趣矣。繼乃與小婢耳語。婢含笑而去。柔英亦已欠伸而起。曰。姊姊起身何早。盼望阿郎。何若是心切耶。行近儂身。俯首及儂頰。笑曰。桃腮櫻口。粉氣脂香。我今先來消受。姊姊其許我乎。儂急讓之。已爲所嗅。儂曰。速去與妹之情人。小立並肩。低聲細語。相依相偎。相憐相惜。以訴妹之深情。毋來儂前作此態度。須知儂係柳下惠。卽妹坐於儂懷。儂亦不至於心亂也。柔英吃吃笑曰。姊姊其有柳下惠之風耶。失敬失敬。今日家兄來時。試看姊姊果能言符其實否。言至此。小婢捧

臉水至。且出一函。授柔英。低語曰。少爺囑送此函。毋爲我家小姐所見。以  
 中有要言。不足爲外人道也。儂佯若未聞。但詢柔英曰。是何處寄來。儂可  
 以一觀否。柔英若無其事。淡然答曰。書函祕密。載在法律。我今不允姊姊  
 之要求。姊姊其奈我何。儂曰。既不願爲外人所見。何至言及法律。儂固不  
 願偷觀他人之祕密。以傷儂之私德。妹亦不必情急也。柔英既閱其書。曰。  
 今日家舅父來蘇。囑我前去。我不得。不行。然因之不能見姊姊之我我卿  
 卿情狀。心中殊爲悵然。若能抽得閑身。當卽前來。姊姊其噴我乎。儂曰。毋  
 嗷嗷如犬。更安知妹之事。是否屬實。不去亦不多妹。去亦不少妹。隨妹之  
 心可也。柔英俯視時。遂不復言。梳妝既竟。匆匆而出。臨行猶故作諛辭。  
 儂亦不理。時蓋八時也。儂思柔英已去。儂計已遂。此舉一則便利一己。一  
 則撮合二人。誠一舉兩得。特不知彼等將何往。作何消遣。彼等尙未訂有  
 婚約。已親熱如此。將來之幸福。固未可限量也。儂與詠哥。雖相見在卽。不  
 知見面時。應作何語。別時牽挂。見時羞之言。卽儂今日之譚也。乃卽身衣

而出。臨行。謂阿母曰。儂有事出外。大約十時回家。如有人來訪。可令稍待。阿母曰。昨晚柔英小姐言。今日詠棠來蘇。汝豈避之。我意既已訂婚。何必相避。柔英小姐頃間匆匆出外。未識有事否。儂曰。渠言舅父來蘇。有要事面商。故晨即往訪。小婢攬言曰。王家小姐偕吾家少爺同行。何來舅父。小姐受其欺矣。儂笑而不言。阿母曰。彼等既相情愛。我必玉成之。得婦若此。可以無憾矣。儂因時間偈促。即出門乘輿行。直達車站。則車將抵站。購月台票入站。則見鉄柵之旁。有少年男女二人。正在囁喁情話。目不他視。儂近前視之。則韵文與柔英也。儂亦不與周旋。竊聽其言。柔英曰。吾儕今日之遊。當直達惠山之頂。三崩峯上。令攝影者攝一攜手小影如何。韵文極言其妙。餘語細不可聞。無何。汽笛鳴鳴。自東而來。其行之速。雖驚雁逸兔。無以過之。曲折蜿蜒。如長蛇之天外飛來。古人云。舟載人離別。儂今日則謂車載人相聚。想詠哥當不至不在是車之上。而失信於儂。車既至站。乘客紛紛而下。儂見詠哥探首窗外。作尋覓之狀。斯時詠哥尙未見儂。鉄柵



既啓。人卽湧出。詠哥已下車。與韵文遇。絮絮而談。儂意韵文不知儂亦在是處。故詠哥與之談後。略不回顧。逕出站門。儂隨詠哥後。不發一言。以羞於啓齒也。詠哥既喚馬車。始回顧。見儂在後。驚喜曰。韵妹何時來耶。余疎忽甚。不防卿卿之立余身畔也。幸恕余罪。言時。露偈促不安之狀。儂報以一笑。曰。儂因柔妹與韵弟。瞞儂過甚。故竊聽其祕密。且欲不使彼等知儂之在車站迎候。故未喚哥。此非哥之疎忽。乃儂之罪也。乃相與攜手登車而行。

## 第六章 有情眷屬談心樂 無限離愁話別難

車走鱗鱗。心與車輪俱轉。馬蹄得得。魂隨馬足同馳。儂於斯時。洵有情不自禁者。蓋儂與詠哥之細訴腹心。以此爲破題兒第一遭。既樂且羞。有非局外人所能猜想者。他人祇羨吾儕之艷福。而不知吾儕別離時之苦衷。相思時之難堪也。詠哥曰。今日聚首之樂。樂無窮藝。回憶蘇滬相隔。欲見無從。夢寐之中。雖常相聚。然祇盈盈欲語。脉脉含情。至於深訴腹心。各道

相思。則輒爲惡鼠所驚醒。啼鳥所催起。好夢易醒。未能常得。若借魚雁以傳情。托微波以通辭。則作書時每覺胸中千萬語。渾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欲作復輟。既輟思作。迨至握筆在手。則又躊躇滿腹。一語都無。徒惹得千種相思。萬般離恨。朝拈紅豆。夕卜金錢。以祝玉人之康健。和快樂而已。韵妹對於此種情景。亦曾經歷否。言已微笑視儂。以俟答復。儂聞是言。覺羞赧不勝。詠哥雖爲儂之未婚夫。背後思量。則覺滿腹離愁。可。以盡情披露。乃爲詠哥所詢問。反覺迴腹九折。欲語無從。桃花之色。暈上雙頰。心頭小鹿。亂撞不已。俯首弄巾。半晌無語。詠哥睨儂而言曰。今日相聚。本不宜言及離別之苦。以減歡樂之情。惟因心有所受。不得不告之妹耳。余知妹之相思。未必不如余。眉上含愁。面旁消瘦。雖今日相見之歡樂。亦未能掩却此態。而不使余見也。儂乃含笑低語曰。天賦愛情。本各相同。况以哥愛儂之深情。時露於不知不覺之中。過後思量。彌覺有味。此儂之所以日夜思哥。不能須臾去懷也。言已。詠哥已樂不可支。低語儂曰。同氣

同心相親相愛。在天則爲比翼鳥。在地則爲連理枝。修到鴛鴦雙飛雙宿。情深菡萏並蒂並頭。鶉鶉鱗鱗。我我卿卿。其余與妹之謂乎。余自有生以來。從未有若今日之樂者。溫柔鄉裏大足以儘余消受。此中之樂。真樂不思蜀矣。儂至此。不得不作莊重之言曰。我哥所言。儂殊以爲太過。夫婦爲人倫之大者。固宜相親相愛。以享百年之樂。若謂溫柔鄉裏儘哥消受。則哥一生之事業。從此亦無發展之日矣。雖然。儂不應以此語哥。但因出於至誠。不覺率直言之。還請我哥三思之。詠哥聞儂言。似有一種難言之狀。露於眉際曰。妹之言語。誠如金石。特人孰無情。誰肯輕於離別。而耐相思之苦。時車抵閨門。乃乘輿同至儂家。阿母正在堂中相見後。卽謂詠哥曰。我道韵兒何往。乃至車站接君也。詠哥爲之語塞。儂曰。阿母何絮絮爲。胡不令小婢煮茶。儂因恃阿母鍾愛。故隨意言之。過後思量。直太覺厚顏矣。儂旣言此。阿母卽不復作何語。隨喚小婢煮茶。詠哥視儂而笑。儂爲之赧然良久。阿母稍詢詠哥近狀。且偕至園中散步。儂亦追隨其後。以韵文及

柔英均弗在。故隨心所欲。不虞人譏笑也。特所談論。皆光明磊落。非復言兒女之情矣。午餐後。儂與詠哥偕赴留園遊。覽阿母未往。蓋恐擾吾儕之情話也。留園去閶門二三里而近。紅羊之前。爲劉氏之寒碧山莊。亂後始歸盛氏。因仿袁子才得隋氏之園。而命名曰隨園之意。改名留園。以期常留天地之中。而資遊人之登山臨水。嘯傲其間也。儂與詠哥既入其中。卽至聞木樨香不亭中。並坐而談。以是地左右皆假山。前臨小池。地實清幽。風景殊佳。我儕覺談話之時極短。更不暇作遊觀之念。詠哥執儂手而言曰。若阿母在側。吾儕不能如是之親熱也。儂曰。人前之舉止言語。自宜留意。卽不在人前。亦以尊重爲是。詠哥曰。然愛情爲最高尙。最有價值之物。非可以狎褻也。蓋情貴乎純一。尤貴乎永久。天長地久。歷千百劫而不能磨滅者。方可謂之真情。儂曰。情之真僞。當局者。每不能自辨。旁觀者。未有了然者。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然僞情恆不能永久。彼此猜嫌。熱度漸降。終至于分離。或則遭秋扇之捐棄。或則成陌路之蕭郎。人情紙薄。比

比然也。詠哥曰。情而有假。不如無情。既遺害於人。復遺害於己。天下之愚人。莫過於此。韻妹之意。當以余言爲不謬也。儂曰。誠如哥言。彼用僞情者。會禽獸之不若。雁尙守貞。虎且全節。未有人而不知廉恥者。所謂同心。既結。雖海枯石爛。決無忘盟之日。卽地北天南。亦有相見之夢。此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而出乎禽獸之上。以成此文明之世界也。詠哥曰。世界愈文明。人類愈開通。舉凡世間一切事。皆將爲情所支配。而不克自主。爲歡爲樂。爲愁爲苦。一聽情字主張。古人謂山水移情。喻隱士之清高。余謂情愛存心。乃生人之本色。五倫之中。何一非情。不過男女之間。其情乃如膠漆。間不容髮。相聚則融融怡怡。唱隨之樂無窮。固不知人生有別離之事。迨至相離。則魂逐夢飛。相思之愁難盡。拈殘江豆。數遍青禽。夜卜金錢。晨關鸚鵡。不過消遣相思之萬一。至於胸中難言之隱。無法擺脫。惟有嵌入心頭。化爲無量數之情人小影耳。余自春假迄今。此種情景。已飽嘗矣。儂曰。聚首之時。其樂不自知。迨至離別。始知當時之樂。而覺離別之苦矣。不有。

離別安有相思。人生世間。何以不能常聚。而必以離別磨難之。似非此不足。以顯其真情。詠哥挽言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卽因離別。而見真情也。余此次。言至此。不復能言。眼皆瑩瑩。如欲垂淚。儂急詢之。乃繼言曰。此次以舍親催促北上。供職豫省。藉謀斗升之祿。行且與妹遠別。致不覺黯然而言已。出一小照授儂曰。萬斛相思。一腔熱淚。胥在此中。留爲紀念。儂曰。爲國效力。正男兒得志之秋。亦卽儂心深慰之時。幸哥自愛。善自珍攝。以慰儂懷。則幸甚矣。儂言雖如此。實則心中無限痛苦。難以言宣。若欲阻止詠哥北上。則詠哥一生事業。安能因兒女私情。而坐使失敗。情愛雖熱。終當納之正軌。庶不致遭人譏笑。况尙未結婚。當然不能朝夕相聚。因相隔稍遠。而阻礙詠哥壯志。儂雖至愚。當不出此。故忍痛而爲激昂之言。以激勵詠哥也。迨把玩小影。鶴立風前。飄然欲仙。偷眼相詠哥。兩相比較。則畫中人固卽眼前人也。因亦出儂小影。授與詠哥。詠哥細視良久。喜曰。從此畫裏真真。儘我於魂夢方同時。婆婆睡眼而溫存矣。

儂爲之赧然。爲貪情話。忘却清遊。相聚苦日短。已暮色蒼茫。園丁一聲聲。催人歸去矣。儂與詠哥。既歸家中。韻文柔英已先在。儂乃先發制人。謂柔英曰。錫山之遊樂乎。何瞞人之甚耶。柔英曰。姊姊此言。非若五十步笑百步也。直百步之笑百步耳。小婢傳言。固何人所主使。已欲所爲。假手於人。姊姊亦狡矣哉。儂知其利口。笑頷之。不與置辯。晚膳後。詠哥與阿母言及赴豫之事。並須夜車赴甯。勾當一切。留之不可。乃命韻文送至車站。而儂則臨別依依。秋波頻溜。送深情而已。人生無可奈何之時。惟離別耳。江文通謂黯黯魂銷。洵非虛語也。嗟乎。詠哥行矣。此日一別。不知相見何時。多愁如我。又不知平添幾許相思也。

### 第七章 爭作小姑娘能笑謔 縱非倩女欲離魂

燈下清談。逞謔辭於利口。窗前絮語。覺別緒之縈懷。一彎眉月。照暹離人。何處簫聲。添來心事。既至臥室。柔英問曰。姊姊今日何處逛遊。而回來者。是其晚耶。儂曰。請妹先爲儂言之。儂當告妹也。柔英曰。同是惺惺。何須作

態。卽我先言。亦屬何妨。我與韵文至無錫後。卽作錫山之遊。三峯山光不  
 同邱阜。二泉水味。圍吳江河。遙望太湖之三萬六千頃。風濤浩渺。襟懷爲  
 之爽豁。獨立青山之上。並肩綠蔭之中。飽餐美景。極目湖山。或拈花而微  
 笑。戲作天仙。或鬥草而言情。姑爲牧豎。凡此韵事。不可計數。姊姊聞之。其  
 妬耶羨耶。言時微笑。若表示其極滿意之態度者。儂羞之曰。小姑居處。本  
 是無郎。今乃不知羞恥。而在人前饒舌。笑煞儂矣。儂明日至校中。遍告同  
 學。行者女東方生。更有何種滑稽對待。可以使人不調笑也。柔英曰。姊姊  
 如此行爲。大失信用。卽姊姊而果出此。我豈無口。獨讓姊姊之不受他人  
 調笑耶。儂曰。儂之事。係詠棠來蘇。不得不與周旋。尙可解釋。妹則同在一  
 處。而約伴他遊。其更何說以自圓。且妹與韵弟。尙未發生何種關係。不過  
 一親愛之友人耳。儂則：言至此。柔英曰。友人豈不可以同遊耶。姊姊乃  
 言及夫婦。羞乎不羞。吾輩光明磊落。無事不可對人言。非若姊姊之有懷  
 莫宣。徒惹相思。閒愁萬斛。兜上心頭。字裏行間。眉梢眼角。無處不足以察



微而知隱。乃不自羞而來羞人耶。儂憤然曰。妹誠利口。試看阿儂之手段。固較妹爲如何。到時幸勿以爲小姑嘍舌。而忘却今日之逼人太甚也。柔英急曰。調笑之辭。姊姊其認真耶。幸乞恕我。儂曰。逼人之罪。宜有相當之罰。非可以討情了事。儂自有相當之法律。妹能忍受否。柔英曰。閨房新刑律。我安敢不聽床頭人之指揮。而更取罪戾。以傷卿卿我我之情耶。儂曰。妹尙欲調笑。儂必不想妹矣。柔英曰。恕與不想。權係姊姊所操。調笑與不調笑。權自我操。若姊姊必不想我。我可以哭訴於阿兄之前。告姊姊以欺負小姑之罪。或竟請阿兄代我受罰。看姊姊忍心否。儂聞其言。不覺惹起思念彼人之愁緒。更無心與之調笑矣。因謂之曰。夜深矣。儂已知妹之利口。請留待將來作辯護士。以博取女律師之頭銜也。速睡休。柔英曰。最是含情羞得得。催郎同向枕邊眠。姊姊此詩覺得細膩否。儂笑而不言。心中惟思詠哥此時已上火車否。已行至何處。夜深露重。僕僕道途。儂悔不應作登樓少婦。妄想封侯。而催夫婿遠行也。柔英睡已熟。儂尙輾轉反側。不

能成眠。細思日間之情景。歷歷如在目前。我我卿卿之態度。亦刻骨難忘。日間所談之事。惟一情字。相見之歡。相思之苦。固可以稍慰矣。然而胸中千萬事。至此均已忘却。如日前每盼書來。今日乃未言彼此須互通音信。卽片紙隻字。三言兩語。亦可互知近狀。書札愈多。則情愛愈熱。舉凡猜忌嫌疑之事。均由此而消除。古人所謂家書抵萬金。儂則謂情書之價值。罄天下一切事。猶不足以況其萬一。此非過分之想。乃經驗之談也。良以天下滔滔。同心同意之人。雖踏遍天涯。無從覓處。則得一知己。一旦面談。此種言語。遂致樂而忘却。韻娥韻娥。汝亦太糊塗矣。詠哥詠哥。其能不言而喻乎。思至此。被褥如有針刺。愈難悶。而柔英則嚶語喃喃。不能聞其作何語。卽可聞。亦無心竊聽也。因思更有一事。亦大狂謬。儂與詠哥。非尋常人可比。而詠哥遠行。儂乃未有一言勸其健飯加餐。寒溫留意。噫。儂誠無情哉。深憐愛之意。完全無所表示。惜別之情。人人有之。而儂乃徒以爲國效忠。正男兒得志之秋。之無情言語。以爲勸勉。何不思日常欲與意中

人常日聚首。以盡唱隨之樂。而不可得。甫及聚首。而又催之遠別。此種見解。儂固不知從何處得來。而竟昏曠若是也。詠哥詠哥。儂深悔不應許哥遠行。以嘗此別後相思之苦。否則雖未能調粉畫眉。極閨房之樂。而相隔較近。儘可攜手談心。並肩私語。追隨之樂。雖南面王。不易。今則情牽兩地。月照一方。欲語難以見面。深愁惟有心知。晨花夕月。空留好景當前。渭樹江雲。徒覺所思在望。伊人秋水。增愁恨於胸中。雁去鴻來。寫相思於帛上。無可奈何之事。安能說向人前。百無聊賴之時。祇得訴諸鏡裏。伯勞東去。雁西飛。最是銷魂之候。愈思愈覺難堪。一腔熱淚。不禁奪眶而出。詠哥詠哥。亦曾知汝之意中人。此刻正萬種相思。千尋離緒。兜上心頭。而班班淚痕。滴滿枕邊被角時耶。儂知詠哥此時。亦必面紅耳熱。而默猜儂之容貌也。儂苦思詠哥風流倜儻之神情。彷彿如在目前。安得如離魂倩女。隨詠哥而同行。以極旖旎之情。而盡洗滌之責耶。神遊太虛。情亦隨之。夢中似見我詠哥也。似覺東方發白。百鳥爭鳴。無情小婢。催儂早起。儂雖倦極欲

眠亦不容稍戀枕衾。乃起而梳妝焉。梳入時之鬟。挽同心之結。妝將竟而長夜思量之詠哥。忽飄然而來。儂喜極欲狂。捨梳妝而趨前攜手。詠哥含笑而就儂。並坐而談心也。

### 第八章 夢裏悲歡空卽色 個中情景是耶非

晨花含笑。迎如意之郎君。寶鏡生春。照乘龍之佳婿。綠楊拂檻。牽來遊客之遊踪。旭日窺簾。得盡情人之情話。詠哥既來。儂心大慰。卽命小婢煮茶。殷殷詢詠哥既行復回之原因。而忘却梳妝之未竟也。詠哥笑謂儂曰。韻妹。余以未忍遽與妹別。故昨晚未卽成行。不過在閨門略事遊玩耳。迨至偕韻文歸來。妹已與柔英妹安寢矣。不便驚動。故未囑小婢致意。今屢見柔英妹已獨自出外。所以得來妝台。得遂談心之計。妹將以我爲唐突乎。儂曰。人非草木。誰能如太上之忘情。天地靈氣之所鍾。人間學識之所溼。則情愛之彌篤。正在吾輩。何爲哥哥猶作此無謂之客套語。以自疎遠耶。况儂昨日與哥所談之事。俱爲激勵之語。別後思之。殊覺寡情。其尤可笑。

者對於吾二人別後之通信。及哥哥在客地之起居寒暖。均未提及隻字。此種體恤語。竟未出諸儂口。哥且以儂爲無情矣。請哥念儂當時爲離愁別恨所攪亂。而恕儂之荒謬也。詠哥曰。韵妹所言。余甚感佩。當時情景。已爲離別二字心亂。胸中千萬語。欲說無從。無言默默。萬種深情。惟在眉稍眼角之間。可以盡情領略。江文通所謂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可謂極盡描寫離人之能手矣。良以別緒滿胸。更有何種心思。說得許多之閒話耶。妹之囑余爲國效忠。乃勸余以正義。余不得不忍痛遠行。雖明知妹非好作思歸。促余遠行。乃以愛摯情深。期望未婚夫婿成大事業。非專以聚談一室。常日相守。方以爲情真意樂也。故妹之所言。余深佩妹之卓見。而更憐妹之苦耐相思。今日之暢談。或可藉解以後相思之苦。人生聚散有定。此別亦出于無可奈何。桂子飄香時。余當更與妹相聚談笑。以述異地之風物人情。而博妹之嫣然一笑也。言時。微露愁苦之狀。儂慰之曰。得開懷處。且開懷。無離別則不知情愛之真僞。亦不知聚首之快樂。今日且圖笑語。

幸哥毋鬱鬱。以傷玉體。關盼盼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哥哥有如  
 此之深情。儂且深以自慰。卽至無可奈何時。可以把玩玉影。以解愁悶。若  
 哥而憂鬱。則儂將提心弔膽。不能自安。豈非相思之外。更添憂愁之念耶。  
 哥以儂言爲然否。詠哥曰。至理名言。余更何說。笑語甚佳。妹須先恕余唐  
 突。儂曰。未婚夫婦。與已婚者相差不過一種俗禮而已。夫以純潔之愛情。  
 作高尚之談話。何事不可言。何謂唐突耶。詠哥曰。張敞畫眉。千古傳爲閨  
 房韻事。余意畫眉之事。須留待結婚之後。藉以點綴春光。今余擬仿水晶  
 簾下看梳頭之意。而替妹梳頭。以求入時之樣。妹其許我乎。儂初聞其言。  
 面紅不堪。俯首至胸。繼思詠哥將遠行。惜別之情。依依難捨。今要求之事。  
 非不可行。若不允其請。則未免無情。若允其請。則羞得難以啓齒。與其  
 不允而使失望。何如允其請而堅其情。况終身之侶。早已確定。三生石上。  
 緣亦證明。遲早僅一瞬間耳。更何惜此三縷青絲。而不使意中人一親芳  
 澤耶。思至此。乃含笑視詠哥。默然無言。詠哥亦靜待儂之答復。而不相強。

儂欲語不語者再。而頰上紅雲。飛入鬢際矣。詠哥見儂情狀。亦露偏促之形。笑謂儂曰。韵妹。韵妹。余知罪矣。余決不使妹之難堪也。幸毋芥蒂於胸中。儂乃含笑曰。哥哥愛儂之深。故有此種要求。儂樂且無涯。更何所謂芥蒂。不過恐哥所梳之樣式。不能入時。更恐爲他人所見。遣人以調笑之資耳。詠哥曰。姑容余爲之。以學此梳頭之術如何。儂笑頷之。詠哥乃起立。握儂髮而梳之。並低語儂曰。髮澤之香。令人欲醉。余生二十年。得親女子之芳澤者。以此爲第一遭。將來結婚之後。余願爲妹作梳頭僮。常得日侍候於梳妝台畔。裨老此生。於願已足。誰願奔走萬里。作封侯想也。余閱紅樓夢。見寶玉之所謂男子如泥之濁。女子如水之清。常以爲過分揄揚女子之言。今日親自經歷。方知男子之遇女子。如泥之遇水。立時溶化。而不復能有自主之權。寶哥哥洵不我欺也。繼復嚙嚙言曰。余何瞶瞶乃爾。曉曉擾妹清聽。妹其瞶余乎。儂曰。何事不可言。而乃作此態。豈哥猶以儂爲外人耶。儂之言此。蓋思詠哥引賈寶玉之言。以爲惟男子見女子而軟化。而

不知女子之見男子。既生情愛。亦未有不軟化者。儂當未遇詠哥時。固天真爛漫。不知人世間有所謂愛情也。有所謂離別也。洎至今日。乃一一兜上心來。不能須臾離去。則儂已爲詠哥所軟化矣。欲與詠哥言明此意。又覺喉間似有鯁骨。不能出諸口中。固何致此。儂亦不知其所以然。詠哥正爲儂挽髻之時。而阿母入房。儂與詠哥均面赤如炙。方欲起身迎之。阿母知情。卽反身而出。儂乃命詠哥稍坐。自行挽髻。既竟。同出門去。作郊外之遊行。行重行行。不知路之遠近。忽見奇山萬疊。古木千尋。澗泉涓涓。怪石嶙嶙。風景之佳。爲平生所未見者。攜手登最高之峰。亦不知足力之疲。並肩遠眺。舉凡蘇城之風景。如虎阜獅峯。約略可見。餘則培塿耳。詠哥謂儂曰。蘇城佳景。一覽無餘。不圖無意中。乃得此一片勝地。以供我二人之流連玩賞也。儂曰。然。儂生長吳門。從未涉足及此。並不知此係何山。乃具如此之風景。他日當檢閱蘇城鄉土誌。以覓此處之地名。俾得常來遊玩。以豁胸襟。而舒憂鬱。盤桓良久。循路而歸。處處誌之。覺皆非舊時所經歷之



地。不覺爲之大異。既抵家門。日已停午。詠哥餐後。卽欲赴車站。乘車北上。儂方欲送之。忽有大聲直震耳鼓。詠哥亦杳然不見。定神視之。則萬物皆無。惟窗外雷雨交加。風聲大作。窗樞格格作響而已。儂則依然擁衾高臥。向之所經歷者。皆夢境耳。夢境回思。大有餘味。不知詠哥亦曾夢見儂否。宜記之以爲他日之對證。因披衣而起。挑燈而坐。細視時計。甫近二時。回顧柔英。正在濃睡。把玩詠哥玉影。愛不忍釋。屬稿既竟。復解衣而睡。欲續求夢境。不復可得。而壁上時計。與窗前檐雨。點點滴滴。互相酬答。聲聲攪入愁腸。令人悄然。細思詠哥。不禁又下相思之淚矣。迨至茜窗透明。始朦朧睡去。朱淑真詩云。階前雨共枕邊淚。隔箇窗兒滴到明。噫。愁苦語也。而儂竟身親嘗之。乃愈覺此詩之耐人尋味矣。

第九章 風雨蕭條絞泣淚 關山迢遞雁傳書

風雨連朝。滴不盡。聞人之淚。吹不斷。兒女之愁。夢魂千里。禁不住。倩女之離。尋不到。遼西之境。儂自與詠哥別後。中心惘惘。如有所失。飲食無味。寢

席難安。朝朝盼望。夜夜頻添別夢。無如燈花雖結。雀噪常聞。而消息  
 沉沉。難得玉璫緘。札關山渺渺。空教煮恨煎愁。一日十二時。固無時不心  
 繫遠客。情切相思。而輒喚無可奈何也。詠哥。詠哥。天既生哥。而又生儂。復  
 使儂與哥結鸞鳳之同心。聯朱陳之佳偶。是則大羅天上。三生早訂前緣。  
 月老譜中。宿世已諧舊侶。雖未鴛鴦同夢。已成蛺蝶深情。何乃情牽兩地。  
 難通尺素之情。月照萬方。空有團圓之月。數更殘而漏何永。疊離恨而夜  
 偏長。腰支瘦損。不自知裙帶之寬。肌骨寒侵。渾忘却羅衫之薄。而哥也飄  
 零異地。何來體貼之人。羈旅他鄉。難得同心之侶。寄鷓鴣之一枝。豈是家  
 鄉乏食。走風塵之萬里。原非粟米爲心。則何若息影家園。以度悠悠之歲  
 月。早成伉儷。藉消脉脉之相思。詠哥。詠哥。儂之痴心。哥能知也否耶。回憶  
 十日前留園茗話。含情相對。其樂融融。雖言遠行。尙不覺其難堪。別後回  
 思往事。遂致相思無已。所謂一寸相思一寸灰。非過來人不能道隻字也。  
 儂一月來飽受此種滋味。非復如前日之活潑潑地。無憂無慮矣。同學見

儂情狀。咸竊竊私議。其實怎知儂之致此。固有原因。惟柔英則如燭照物。洞若觀火。其所以緘口不言者。蓋渠與韻文。亦有關係。且未訂婚。有求於儂者正多。既恐洩儂之祕密。儂亦洩其祕密。復恐儂於阿母之前。進讒言而阻其好事也。儂連夜失眠。精神委靡。處處寡歡。事事少興。對於同學。亦少週旋。而單獨行動。一似除詠哥外。無可與語也者。昨夜燈花結子。睡中復夢詠哥。醒來猶環繞於腦中。今晨鵲噪頻頻。似報喜信。然爲平日所恆有。從未徵驗。徒屬迷信而已。方今科學昌明之時。迷信習慣。早已打破。而儂尙欲其徵驗。亦殊可笑。惟詠哥去已十日。何竟無片紙隻字慰儂。豈金玉爾音。不使儂嫣然一笑。開拓胸襟耶。抑殷洪喬誤儂之情書耶。噫。薄倖男兒。痴心女子。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如詠哥爲人。當不若此。豈他鄉風月。能消客子之魂。異地烟花。不慣司空之見。致忘却新聘之未婚妻耶。設果如此。則儂且永無快樂之日。常處愁恨之鄉。恨海無邊。難啣精衛之石。情天莫補。空存女媧之心。清白之軀。安忍琵琶別抱。絲蘿之約。諒無秋扇之

捐盪氣迴腸。思潮起落。不能自己。蓋愛之既深。疑之轉重。情不自聊。惟恨郵差之過門不入。而使洪喬誤人也。思想愈深。知覺愈木。獨坐垂頭。支頤欲泣。柔英見儂狀。大呼曰。韻姊其貪睡耶。曷不再睡片刻。此時甫七點鐘也。儂之心曲。遂爲擾亂。乃起立而迎之曰。日長如年。人懶欲睡。思欲呼吸新鮮空氣。以振精神。而除濁氣。不意猶覺疲倦不堪也。柔英曰。姊姊夜來作何好夢。致精神如是之困頓耶。儂笑曰。喜謔之人。出口卽是。妹豈猶以儂爲不擅辭令耶。今日晨間無事。可請一公正人來。以批評吾儕之辭令。究竟誰勝誰負。毋徒以此爲取笑之資也。柔英曰。姊姊欲賭辭令。可與詠哥賭之。能勝詠哥。則拜倒石榴裙下。大足爲姊姊生色。何必更與我來作此無謂之爭執耶。我爲此言。非不敢與姊姊角口舌。而甘心退避三舍。乃恐姊姊不能敵我。而老羞成怒也。儂曰。妹之言之意。儂已明晰。蓋欲與韻文絮絮作情話。故留此精神也。柔英乃柔聲曰。姊姊因詠哥遠行。談心乏侶。故欲借我以消遣。我與詠哥。雖係兄妹。他事均可代理。惟此事則不能

代理。若爲詠哥所知。將謂我奪其所愛。而與我大起交涉矣。言已逃去。儂亦聽之。未幾復來。笑容可掬。慙慙如畫。細語謂儂曰。姊姊今日大有喜事。爲特報告。姊姊若欲知此喜事。須先以重大之報酬予我。而後告姊。否則我卽不言。雖姊姊着意思量。亦不能知此可喜事也。儂曰。三星在戶。百兩迎門。其妹之婚事耶。柔英曰。休逞利口。須知我所報之喜事。乃係姊姊朝夕所思之人之手書也。儂驟聞其語。疑爲調笑之辭。亦淡然答曰。儂朝夕無所思量。更有何人惠儂手書耶。柔英曰。相思滋味。姊已嘗遍。我爲好意報於姊知。乃猶故作痴聾。姊姊真好整以暇哉。直告姊姊。乃我兄詠棠由豫寄來之書函也。言已。出一函授儂。曰。箇中消息。請姊姊自閱。如肯示我。固所欣喜。卽不然。我亦決不敢相強也。儂受而置之衣袋中。柔英猶嘵嘵曰。情書字字珠璣。姊姊當珍重愛惜。毋使漏洩春風消息也。言時作慈笑之狀。儂曰。嘵嘵不休。令人堪恨。若再多言。儂將撕破汝唇舌矣。柔英乃伸舌唇外。俯及儂手。表示不懼之意。儂方欲以指捻其舌。則又逃去。遠立而

言曰。幸姊姊留心。如爲旁人所見。定將飛短流長。儂乃置之不理。柔英亦不再擾儂。去而不來。儂獨坐窗前。把玩來書。吻之再三。心上蓮花。不覺朶朶開放。倘使詠哥知儂此時之情景。將朝夕來書。使儂欣喜。四顧無人。對鏡而坐。細視鏡中人。則春風滿面。非復如前時之愁鎖雙眉矣。情之移人。其力絕大。雖明知不過一帋書函而已。喜形於色。洋洋自得。不能自止。情真不可思議者。因拆書閱之。書曰。

小別浹旬。相思千里。芳塵回首。綺夢頻添。棠自去南中。卽來北地。蕭條逆旅。關心動惹悲酸。寂寞客途。到眼益增淒切。涉綿綿之長路。徒鬱鬱乎余心。雖有閑花野草。豈忍爲緣。因而舊恨新愁。末由自遣。腰圍頓改。瘦比沈郎。心事誰知。訴憑月姊。燈挑午夜。數紅豆以相思。望斷吳門。緬綠波而遙睇。此情此景。爲喜爲悲。何須筆述。諒必心知。猶憶望蘇台上。笑語生春。劉氏園中。情詞如醉。兩心脉脉。一意綿綿。三生緣締。已成連理之枝。夙世盟諧。早締同心之結。固已修成蛺蝶。爭羨雙飛。繡出鴛鴦。

欣成比翼。無好事多磨之憾。有良緣夙締之證矣。何意鷓鴣夢未圓。驪歌  
遽唱。陽關三疊。眉梢含脉脉之情。河滿一聲。眼角貯盈盈之淚。離愁萬  
斛。兜上心來。別緒千絲。說與誰聽。天涯地角。別離之怨彌增。月夕花晨。  
把晤之期尙遠。所幸青鳥傳書。蓬山飛到。靈犀互印。心地相通。雖未能  
常侍梳妝。尙可以時同夢寐。惟是贈卿何物。好助相思。還希惠我佳音。  
藉消渴念。天時炎熱。珍重起居。

### 第十章 恨無彩鳳雙飛翼 祇有靈犀一點心

一幅情箋。來從天外。千絲別緒。兜上心頭。讀繚綿悱惻之詞。情愛深於潭  
水。想雄偉魁梧之貌。神魂亂似遊絲。儂展玩詠哥來書。雉誦環迴。愛不忍  
釋。心神蕩漾。渾難自主。想黃河洛水之間。詠哥之念儂。當與儂之念詠哥  
之情相同也。李商隱詩云。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其卽儂與  
詠哥之謂乎。詠哥。詠哥。異地風花。既不忍與之爲緣。何若扁舟一棹。竟爾  
南歸。以圖團聚之樂。良以人生朝露。轉瞬白頭。既駐顏之無術。且圖目前

之樂。卽終日相守。猶未能得三萬六千日之歡笑。而乃向名繯利鎖之中。自討飄零之苦。詠哥。詠哥。固何值而若是耶。儂生小不識愁苦。泊至今日。幾爲哥哥相思死矣。默然以思。不覺清淚涔涔。沿頰而下。恐爲人見。拭之以巾。顧胸中之不適。甚於上斲頭台而宣告死刑。因之愈拭而淚愈多。不能自止。噫。懷人千里。迴腸轉九迴。白雲渺渺。安能與意中人相見言歡耶。想到無可奈何。乃橫倚床中。攬鏡自照。則淚痕滿面。雲鬢蓬鬆。雙眉緊斂。知爲積愁所致。凝神以思。則詠哥之風流玉貌。雄偉身軀。宛然笑立床前。似欲慰儂之苦思者。儂心爲之大動。連聲呼詠哥不已。語雖低微。而已有應聲而來者。閉目細思。詠哥其果已來乎。儂安得不樂。其或心有所思。而聲隨心應。則儂之所思。均係鏡花水月。不可捉摸。徒留此無限之失望而已。思至此。則有人儂頰而言曰。韵妹。韵妹。余在此候久矣。何尙閉目靜思耶。儂欲視其面。不能得廬山真相。視其衣服。亦不可得。蓋儂之雙目爲其人之面部所遮掩。幾至不能開視。極力推之。猶未稍動。儂恨聲而言曰。



何人惡作劇。乃一至於斯耶。答曰。闊別十餘日。相思千萬重。今幸借取彩鳳雙飛之翼。長房縮地之方。得以數時之間。由豫回來。以省視我妹。俛頰相親。藉表心愛。前日書中所謂蓬山飛到。心地相通。正此時也。妹奈何外。余若此。而使余生惱喪之念耶。儂細辨聲音。似真爲詠哥。且書中之辭。更非他人所知。因思詠哥之來。無若是之速。卽來亦不克至。儂宿舍。豈又入夢中耶。夢境而佳。常在其中。求之難得。借夢境以當真境。此樂亦無窮期。况人生亦一夢耳。情場者。夢中之變境也。夢之長短。卽人之天壽。儂旣入情場。復多夢境。直夢中之夢也。刻骨相思。乃得此夢中之夢。較之浮生如夢之情景。千里相思之苦。况真不啻有天涯地角之別矣。：：儂儂面頰之人。復曰。韻妹。何不出一言以相答。累余苦俟耶。言已。以舌舐儂唇。儂魂爲之蕩。乃憤然曰。果何人乎。若斯無禮。儂將啖汝肉。以息儂憤。其人始歛手而退。儂亦霍然而起。視之。乃柔英也。柔英猶吃吃笑曰。接得一封情書。乃不禁若是之思量。書中之言語。早已漏洩。儂始悟詠哥之書。已爲柔英

所見。幸仍在案上。柔英之不以爲奇貨可居者。亦可異也。柔英嬌憨之狀。殊難形容。儂怒曰。妹何若斯之惡作劇。豈不懼儂之手段耶。柔英且走且言曰。韻妹之手段。亦不過罪我於梳妝台畔。長跪終夜耳。况閨房之刑律。尙未明定。恐亦無所援據也。儂追及之。曳令返臥室。柔英笑聲益縱。謂儂曰。曳歸臥室。欲施閨刑耶。我知罪矣。以後決不敢再惹河東獅子吼也。儂亦不與言。既至臥房。閉門入內。呵其頸脅之間。柔英猶強項曰。好妹妹。欲如何便如何。我總聽妹妹之命令。不敢稍違。違則受罰可也。張敞所謂閨房之樂。甚於畫眉。妹妹豈猶未之知耶。儂乃以黛描其唇間。曰。汝欲作鬢眉男子。來討人便宜。且令汝作於思于思之莽男子。看汝能出以見人否。柔英始乞饒。儂故意不許。柔英曰。姊姊喜莽男子。我將致函於詠哥。令其日用生髮膏塗頰際。俾得如蘇東坡之長髯如戟。來戳破姊姊之粉頰也。儂曰。汝尙欲利口耶。柔英笑曰。欲我不調笑姊姊。須將我頰邊之於思於思。親手洗去之。所謂解鈴人是繫鈴人。聊以解嘲耳。時將上課。儂乃爲之

拭去黛痕。柔英尙欲有言。適舍監在門外。與同學申說一切。遂噤若寒蟬。不復作聲。儂心緒忽亂。蓋又思量詠哥矣。今日雖與柔英一同上課。教師敷授。充耳不聞。所謂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洵經驗之言也。散課後。儂獨至寢室。閉戶而坐。磨墨執筆。凝神以思。胸中如小鹿亂撞。腦海中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寫起。相思千萬語。執筆一言無。愈思愈亂。兩頰如火。熱過耳際。坐如針刺。繞室而行。默思詠哥此時。其亦在念儂耶。故耳熱難熬。兩地一心。同此感觸。則詠哥此時。正必面紅耳熱。而默猜儂之近狀也。詠哥。詠哥。視物懷人。安得不令儂之相思無已耶。思前想後。不自知其呆若木雞也。良久。良久。乃復閱詠哥之來書。又若恍見其人。心之所思。情之所鍾。腦筋爲之所主宰。又何怪世人之甘爲相思而死。儂與詠哥已訂婚約。不過相距稍遠。見面爲難。已覺迴腸九折。心事萬千。讀詠哥之書。又豈鉄石心腸。不爲情愛所困。相思所苦哉。以吾儕現狀。與世間有情而未訂婚者論之。則彼有情而未訂婚者。固不獨受盡相思之苦。而復圖甚。

訂婚之手續。一心兩用。較之吾儕之心。更覺難堪。如儂弟韻文及柔英之事是也。儂惟有祝彼等之成就。有情眷屬。而享人生幸福。儂本欲作書以復詠哥。而思想乃至於此。甯非可笑。然已事既成。祝人成事。固人情之同。亦吾輩應有此存心也。詩云。修到鴛鴦不羨仙。則人人願爲鴛鴦矣。又豈獨吾輩熱心耶。雖然。修到神仙。尙有離別。如牽牛織女之僅七夕一相逢。較之世人之離別。不亦相同耶。世人之離別。尙可以人力使之常聚。而牛女則爲天帝所限制。不能常聚。神仙固不若世人也。儂思至此。心氣亦漸平。乃握管作書。文雖不佳。尙可達意。茲記其警句云。『人分地角。魂銷綠水之波。目極天涯。腸斷青山之路。水牽別恨。怕聽流水之聲。山帶離情。不上高山而望。金錢屢卜。卜遠客之歸期。明月常圓。圓深閨之幽夢。心若轆轤。轉展難定。路阻關山。思想無極。哥如駕扁舟以歸兮。儂當置斗酒而迎焉。料君相憶。特寄君知。明我苦思。請慰我懷。』書既竟。卽投入郵筒。猶覺意有未盡。當俟詠哥來書後。再行寄與詠哥。默思是書須三日後可抵詠

哥寓處預料來往之信。一星期可達。則此後之來鴻去雁。當忙煞綠衣人矣。儂因書已寄出。心亦稍定。柔英適來。相與浪談。以消磨此悠悠之日月。然思念詠哥之心。固無時或釋也。

### 第十一章 滿腹疑團渾不解 斷腸消息本難瞞

光陰逝水。日月跳丸。儂寄詠哥書後。已三星期矣。此三星期中。儂無日無時不思念詠哥。詎知疊寄三函。未得一報。於是疑慮紛集。相思更苦。豈他鄉風月。竟爾繫住遊踪耶。少年人尋花問柳。借此消愁。原亦不可厚非。何竟拋置未婚妻於不顧耶。否則連寄三函。當有一復。讀當時來書。固覺情深一往。無纖毫假態。卽臨別之言。亦嵌儂心頭。句句真心。言言深意。想決不至於若是之負心。若爲郵局所誤。則三函之中。亦決不至於全爲洪雷。投之江中。設詠哥而真負心。則儂深悔當時過於聽信人言。而遽訂絲蘿。遺誤終身。將永無快樂之日。然觀於柔英對於韻文之深情。則兄妹之間。性情想必相同。當不至如儂之過慮。或因他種意外之事發生。而竟無暇

作復也。儂因詠哥魚沉雁杳。初則憤恨。繼則疑慮。終乃憂鬱。恨者恨詠哥之忍心也。疑者疑郵使之遺誤也。憂者憂詠哥經意外之事也。日日思量。時時焦急。相思滋味。因盼切而倍苦。以儂之身弱似絮。怎經得若許之憂。愁抑鬱耶。柔英與韻文。則每逢星期。必攜手同遊。愛情已至沸點。憐我憐卿。相慕相愛。雙飛蛺蝶。未足比其愛戀。並蒂芙蓉。安能擬其情好。此種樂事。爲彼二人所獨占。聞之者已覺豔羨。况儂以飽嘗相思之滋味。復目覩此相愛情形。更覺神魂顛倒。腸斷心傷。而不能自己也。嗟乎詠哥。金闈有夢。夜夜憶征人。青鳥無情。時時誤消息。一日思君十二時。固無時不打起黃鶯。飛夢到遼西也。嗟乎詠哥。眞娘墓畔。吟詩妙句如珠。劉氏園中。話裏深情若揭。別來一月。腰支已消瘦不堪矣。聲聲杜宇。盡是不如歸去之音。處處鷓鴣。都如行不得也之語。蓬山萬疊。歧路三千。常洒相思之淚。難圖相見之歡。嗟乎詠哥。其亦知儂之苦思耶。春蠶作繭。絲絲自縛。似儂今日情形。等於春蠶。特不知情愛之詠哥。亦如儂之情形否。若彼此同情。何

不歸來。而乃向滿天烽火中。求悽苦生涯。何不思之甚也。儂意詠哥非愚魯之人。當已在道而賦歸來矣。詠哥歸來。儂將泥之。不聽再出。思念至此。柔英忽來。面露不豫之色。澹然謂儂曰。韻文現在應接室中。邀姊回家。云有要事。儂乃與韻文相晤。韻文曰。母念姊甚。請姊回家。柔英女士請同行。言時注視柔英。眉似有語。儂固局外人。不知其中有何祕密。以意度之。殆爲彼等之婚姻問題。煩儂云成耳。然何以欲柔英同行。此意殊不可解。况阿母已允彼等之請。祇須柔英之父母允許。即可成此有情眷屬。又何必儂之玉成耶。豈有他種變故耶。豈阿母有恙耶。儂來校僅三日耳。離家時阿母固康健無恙也。豈此三日中。驟有事故耶。儂可必其無有也。其有他種變故無疑矣。儂思至此。神魂又環繞於詠哥之身畔。豈詠哥有意外之變耶。儂意詠哥聰明人。必不如儂之所料。一片疑團。難以解釋。遂偕韻文柔英同行。韻文與柔英。非復如前日之情話綿綿。各自默然。儂與之談論。亦非復如前日之浪謔。淡然問答。有時竟模糊以應。儂益大惑。急欲至家。

以覘究竟。心欲速。覺路愈遠。良久抵家。則阿母已含笑立於門前。謂儂曰。汝日來何消瘦。乃爾。實則儂之消瘦。固不自此三日始也。阿母此語。尤令人入悶葫蘆。而不能明其用意。乃答曰。儂消瘦已久。不過此數日爲更甚耳。阿母曰。少年人何至於此。汝輩正當妙齡。如春花之勃發。何必勞神苦思。過自刻苦用功耶。世間學問無窮。欲速則不達。須循序以進。始能得真正之學問。汝其誌之。阿母自儂求學以來。常勉儂上進。從未作此等言語。今日作此言。不知何意。第唯唯允之。向來儂自校中回家。終覺欣欣然有無限樂趣。今日乃不然。四人之中。彼等三人。似各有無限苦衷。難以宣佈者。言語因之而減少。樂趣亦因之淡薄。儂雖故意欲引彼等笑語。亦不過略爲微笑。少頃。依然故態。阿母尤愁鎖雙眉。欲語又止者再。至晚膳後。阿母始詢儂曰。詠棠近日有僧來否。儂聞母言。知詠哥必有變故。心乃大躍。色亦頓變。答曰。已有三星期無信來矣。不知阿母有所耳聞否。母曰。余無所聞。惟知汝等情好甚密。故以是問耳。柔英曰。詠哥薄倖人。姊姊從此。



必記憶及之。儂知有異。乃追詢之。柔英曰。詠哥已在豫省娶得阿嫂矣。男子薄倖。一至於此。我與彼爲兄妹。初不料其竟有若此之禽獸行爲也。言時頻目酌文及阿母。儂觀此情景。料知此說係向壁虛造。不知詠哥究竟經若何之挫折。或竟有不忍言之事發生。故彼等作此言以欺儂。使儂不復念詠哥耳。若果有其事。則據理而言。儂與詠哥訂婚。甫逾匝月。詠哥赴豫。亦不過匝月。世間結婚。豈有若是之速。是理之所不通者。以情而言。詠哥與儂。雖覲面不過二次。彼此聞名已久。因聞名而訂婚。訂婚之後。情愛頗密。並無意見衝突之處。若果與他人結婚。當時亦決不多此一舉。是情之所不符也。理既不通。情亦不符。柔英之言。必爲虛造無疑。農心痛極。必欲得其究竟。而明真相。柔英言時。酌文亦從而和之。阿母惟默然。注視儂面。察其意。欲俟儂之答復也。儂乃言曰。柔英妹妹所言。果從何處得來消息。真耶僞耶。能開誠以示否。且詠哥所與結婚者。伊何人耶。亦請明以示知。柔英語塞。良久言曰。係友人之兄。歸自豫省。爲我言也。儂曰。何人之兄。

書以真名告我否。柔英曰。卽告姊。姊亦不識。何必又多一番周折耶。儂嚴責柔英曰。藏頭露尾之言。殊令人不解。凡妹之友人。儂無不識。此種言語。祇可欺騙兒童。儂非幼稚。察言觀色。亦略知大概矣。妹趣言。否則儂將與妹不干休也。柔英苦笑曰。真也。誰敢誑姊。姊毋誣人過甚也。我與詠哥係同胞兄妹。豈肯一棒打碎兩鴛鴦耶。姊毋疑我。儂曰。豈敢疑妹。妹祇須將告妹之人告儂。儂可以直接問其情形也。柔英目視阿母良久不言。阿母曰。汝勿悲傷。我將告汝。因出電報一通授儂。急閱之。發自豫省開封。爲詠哥友人所代發者。電文曰。

（上略）王君詠棠。奉公赴京。失蹤未回。特聞。（下略）

儂閱至失蹤二字。心如刀割。肝腸寸斷矣。一語都無。淚珠奪眶而出。不知不覺。已身倒地。下矣。

## 第十二章 悔教夫婿軍中去 苦憶征人夢裏來

榴花耀眼。荷叶擎珠。高樹蟬鳴。聲聲入耳。綠窗風細。陣陣飄香。儂自來醫。

院已二旬餘矣。前數日渾渾噩噩一無所知。前日始稍清醒。今日方能握筆。柔英勸儂不可勞動腦筋。至耗精神。儂雖應之。然竊念詠哥已失蹤。究不知是凶是吉。設有不測。儂誓不獨生。蓋儂與詠哥以情愛論。固已相憐相惜。心心相印矣。以名義論。絲蘿既訂。名分亦定矣。今乃鸞摧鳳折。未卜死生。地角天涯。難圖聚晤。深悔劉氏園中之勸以立名立功。而使彼人之遭此變故也。一言鑄錯。悔之何及。詠哥而果在人間。雖風塵萬里。儂誓必踏遍天涯。不尋到詠哥不休。設有不幸。儂亦當上窮碧落下黃泉。與詠哥聚首也。素心人遠。萬念全灰。當時以爲小別數月。即可相聚。然已魂馳客地。夢寐難安。心旌搖搖。不能自己。今則相聚之日難期。欲見之情愈切。愁腸九折。痛苦難堪。嗟乎。詠哥。詠哥。果在何處耶。詎茫茫宇宙。難藏七尺之軀。非遇危險。何至失蹤。如此消息沉沉。渺不知去處。怎不教肝腸寸斷耶。古人云。至情入夢。儂之與哥。可爲情至矣。乃竟夢無來路。欲求如初別時之夢境。亦不可得。更爲痛心而不解者。思之。思之。不禁淚如雨下。柔英

屢勸儂勿過悲傷。珍重有用之身軀。詠哥而在末。必無相見時也。儂雖領之。究未能減殺悲懷。覺精神疲倦。乃倚枕養息。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一女郎。身披霧縠。髻挽堆鴉。手持並蒂芙蓉。足履五色雲霞。翩然而來。嫋嫋而歌。歌曰。

海可枯兮情不滅。

石可爛兮情不裂。

余奉女媧之命兮情天補缺。

且行且歌。盈盈而入。遍撫儂身。儂驟覺遍體和適。神清氣爽。栩栩欲仙。離床而起。揖而謝之。女郎曰。汝嘗遍相思之苦。今欲一見意中人否。儂喜不自勝。急曰。固所願也。女郎曰。汝之望情。可以格天。故我特來引汝一見。速隨我行。儂乃隨其後。足甫出閨。瑞雲四集。足履其上。如羽化而登仙。天空無礙。一任遨遊。舉目下視。江水如帶。山僅如培塿耳。時儂與女郎愈行愈遠。不知幾千百里。忽抵一處。山峯連天。途徑曲折。松風如濤。岩花含笑。怪石幻作猛虎。勢欲吞人。瀑布飛如匹練。直注山澗。虎嘯猿啼。使人毛戴。惟

一心欲見詠哥。因而胆爲之雄。氣爲之壯。隨女郎之後。曲折以行。一峯復一峯。行行重行行。至一平地。廣可數百畝。滿紮營帳。丘八太爺。不下數萬人。儂見之不寒而慄。畏怯不敢前進。女郎顧謂儂曰。懼心一生。萬事都休。如不敢行。不如歸去。特汝之意中人。從此亦永無相見之日矣。汝意如何。儂曰。儂祇求一見詠哥。雖萬死亦所不辭。特如何可以行過此山。可免受丘八干涉。女郎曰。欲見意中人。即在此山中。汝毋氣餒。且努力前行。祇須能忍耐困苦。即可以會見意中人。且可以永久成爲有情眷屬。儂遂俯首不言。默然以行。既至營前。守門之丘八。卽斂容行禮。讓路而行。女郎詢以大王在帳中否。答曰。在。乃直達帳中。中坐一人。兩頰長髯。垂及腹際。面貌和善。類於書生。既見女郎。顧而笑曰。三娘來何遲也。三娘乃跪而對曰。長途漫漫。且多周折。是以來遲。乞大王恩宥。長髯者復曰。立於汝身旁之女郎。即吳門陸韻娥女士否。三娘亟牽儂之裾。命跪而對曰。是。儂到此地步。雖素性强項。亦不得不長跪哀鳴。以求一見詠哥。所謂事到臨

頭無可如何也。儂既跪於地。長髯者即起立而言曰。女士上客。勿拘拘於  
 禮節。速起坐。三娘即命儂謝恩。儂如牽線之木偶。任人主張。既坐定。三娘  
 起立儂旁。長髯者曰。女士遠來。風塵勞頓。稍事休息。余有事奉商也。儂曰。  
 御風而來。不覺疲乏。大王有命。乞即諭知。長髯者掀髯笑曰。茲有一人。來  
 自河陽。爲余部下所得。以斯人擅書寫。辟爲書記之職。今因有病。常呼女  
 士之名。故特相邀。不識女士對於斯人。曾有舊交否。儂聆其言。知病者必  
 係詠哥。又不敢驟然答之。躊躇良久。乃曰。未知其姓名。未見其形貌。不敢  
 含糊。以亂大王之聽聞。長髯者曰。女士之言甚是。今可令人同往觀之。如  
 係女士之友。或更有密切之關係者。則余當縱之還鄉。以遂女士之願。惟  
 繼任乏人。及瓜而代。爲期當在雙星渡河時也。儂流涕以謝曰。大王仁慈。  
 惠及韻娥。凡有生之年。皆感大王之恩德無涯矣。長髯者喜形於色。命三  
 娘僮儂同行。至一書房。佈置精雅。圖書滿屋。使女雲集蘭香撲鼻。中臥一  
 人。確係儂朝夕所思量之詠哥。儂直撲其懷。伏首嗚咽。詠哥曰。女士宜慎

重。毋作女兒之態。言時頻以目視儂。猜其意似懼三娘之傳言鸚鵡者。儂  
 心中痛苦。非復言語所能形容。然又不得不強忍須臾。相對默然。三娘見  
 狀。卽曰。汝等可暢談。余去去卽來。言已卽行。詠哥方欲啓齒。却嗚咽不能  
 成聲。儂忍痛謂詠哥曰。哥宜保重身軀。留待他日聚首。頃大王有言。雙星  
 渡河之時。送哥還鄉。妹當在此侍奉哥哥也。詠哥曰。韵妹。韵妹。人生磨折。  
 竟至於此。余自來此地。已一月矣。虎口餘生。幸蒙優待。然離鄉萬里。音聞  
 難通。拋殘紅豆。徒添紅淚兩行而已。妹乎。妹乎。汝何以亦至此間。此間乃  
 綠林大盜。非妹所宜久居。速歸毋緩。天若鑑我二人之情愛。而加以憐惜  
 者。則他日當可團聚。否則從此一別。來世再逢。願與妹重求月老。再訂鸞  
 交。以補此生缺憾。儂聞言。心如刀割。哭倒於詠哥懷中。忽雷聲貫耳。瞿然  
 而醒。張目而視。則固身在病室之中。柔英慰儂曰。姊姊毋哭。請開懷以養  
 身軀。儂自覺眼淚承眶。猶點滴下墮。回思夢境。猶自心酸。乃與柔英書之。  
 柔英亦嘆惋久之。復曰。姊姊既聞雙星渡河之時。詠哥可以還鄉。且俟其

時以覘其夢之有驗否。儂亦以爲然。惟猶恨未悉地名。否則當隻身探險。定將尋到儂心愛之詠哥也。欲求再夢。不可復得。長日炎炎。儂病亦因有一線希望而漸愈矣。

### 第十三章

蓮子有心悲獨活

梨花妙舌說當歸

浮瓜沉李。荷菱風香。雪藕調冰。綠窗畫永。黑珠辟暑。臥竹簟而體適神怡。綠野招涼。聽俚歌而心和氣暢。儂處此時。適得其反。蓋以疾病方愈。精神尙未復原。且以思念詠哥。無論何事當前。人以爲樂者。儂轉因之而生愁。非生性之異人也。蓋見物思人。情不自禁耳。嗟乎詠哥。夢裏相逢。醒來徒增淒切。人前假笑。背後倍覺心酸。一腔離恨。說與誰聽。滿腹牢騷。訴憑禿筆。一篇記事。九折迴腸。李商隱詩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溫飛卿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刻骨相思知不知。儂之境遇。與二詩相彷彿。人非草木。誰能遣此。嗟乎詠哥。汝之柔英妹妹。與儂之韻文弟弟。今日訂婚。彼等以有情人而成眷屬。果爲我儂所樂聞。且親上加親。更覺親密。



之至。雙方兄妹姊弟。互爲夫婦。亦一時佳話。特彼等則常日聚首。融融快  
 樂。我儕則天涯地角。生死莫明。兩兩相較。能不腸斷魂銷。背人垂淚耶。儂  
 日以眼淚洗面。知者何人。嗟乎詠哥。人心相同。見人樂事。未有不回思己  
 事者。儂以見韻文與柔英訂婚。而倍思我哥。若哥而不赴豫省。則不至失  
 蹤。今日之日。當必攜手倚欄。指點池中之並蒂蓮花。雙宿鴛鴦而笑語。今  
 則花仍並蒂。鳥仍雙宿。祇儂獨自倚遍欄干。思前想後。而神魂飛渡。欲  
 繞哥身。又不知何處可以得之。此種滋味。雖上斷頭台。當亦無以過之。蓮  
 花嬌豔。而蓮心則苦。儂雖自由。而儂心則較蓮心爲尤苦。嗟乎詠哥。人生  
 朝露。能得幾多少年時。百年而後。同歸於盡。當歸不歸。何以自處處人。讀  
 唐人詩云。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之句。不覺雙淚滂沱。片語  
 都無也。嗟乎詠哥。精禽啣石。難填恨海之波。女媧練丹。莫補情天之缺。人  
 生到此。其能不形銷骨立。神逐魂飛。而輒喚奈何耶。嗟乎詠哥。好事多磨。  
 竟成鑄鐵。良緣難得。直等虛言。欲如吾佛之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則

儂非菩薩。豈能不動心哉。儂方獨倚欄干。眼雖注視池中。心在九霄雲外。不自知思之深也。韵文來謂儂曰。姊姊好整以暇。貪觀園中風景。忘却親友滿堂矣。乞姊姊爲我招待女賓。毋使人言我情之無禮也。儂强笑允之。惟自覺難堪之至。故儂詩有祇覺人前强笑難之句。蓋寫實也。儂出園門。至堂中。來賓已頗衆。儂不得不一一與之爲禮。雖心煩意亂。亦無如之何。其中最足使儂心傷者二事。一爲見人之鵝鵝鰈鰈。携手同行。輒語如珠。一若在人前。故示其爲有情之眷屬者。而不知旁觀者見之。或竊加私議。或豔羨不置。儂不見此種景象。已覺秋上心來。處處皆愁。今乃見之。試問能不思念詠哥而下懷人之淚耶。觸景生情。不禁感慨係之。一爲密友之詢問安慰。密友固事事關懷。詢及詠哥之行止。殷殷垂問。一若非此。不足以顯其感情之厚者。殊不知傷心人到此地步。將何以爲答耶。儂之日夕所思想者。亦不過詠哥之行止耳。已尙未知何以語人。不覺垂首默然。淚盈兩眶。見機者固知難而退。不知儂之心事者。猶復喋喋不休。以顯其殷

勤而不知徒令傷心人增淒涼之感。相思之念耳。有同學李蓮美女士者。素善辭令。且知儂之心事。乃謂儂曰。姊姊何不作歡樂之態。而向愁苦中討生活。豈欲如李後主之日以眼淚洗面耶。夫悲歡離合。事所常有。今日之悲。卽他日之歡。今日之離。卽他日之合。因果相生。無有或爽。月缺而重圓。花落而復開。人之境遇。亦如是也。幸姊姊善自珍攝。以留此珍貴之身。而待他日之歡樂也。若姊姊過自悲鬱。有傷玉體。雖不至使王君他日歸來。有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感。然身體已虧。終竟是無限缺憾。良以人之處世。無百事順遂之理。必有多少之逆境。以磨折吾人。使知天地之間。歡樂之事。原至可貴。當融融曳曳之時。亦未見有若何之樂趣。苟不經離別。不經磨折。終日歡樂。反覺乏味。迨夫一經離別。一經磨折。則回想以前之融融曳曳。倍覺可樂。而離別磨折之滋味。倍覺難嘗。及至重逢。道別後之相思。述眼前之歡樂。其樂乃無窮極。苟能知離別磨折之難嘗。而逆來順受。堅定宗旨。抱樂觀思想。以離別磨折爲試驗愛情之利器。

職勝此種惡魔。以扶植吾人心田中愛情之根苗。使之怒茁。放出奇花異  
 果。以成就有情眷屬。是則吾人之以思想勝天也。若徒自心傷。惟嘆命薄。  
 種來紅豆。獨惹相思。佩到靈護。難被憂緒。雖織錦迴文。亦不過寫淒涼之  
 况耳。有何益哉。抑有進焉。使姊姊而相思成疾。花容憔悴。則何以對父母  
 之厚恩。何以對王君之深情。何以對自己之一身。一有未當。三者均無以  
 安慰。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願姊姊其細思之。儂赧然  
 曰。金玉之言。敢不敬佩。惟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儂祇覺此心之無以自處  
 也。良以此情如昨。此景奚堪。嗟月冷兮風淒。繡閣無談心之侶。悵山重兮  
 水複。長途有遇險之危。常寄寶函之字。頻緘徐淑之書。而鴻爪勾留。魚書  
 杳渺。慨征塵之迭起。恨流水之不歸。使儂望眼欲穿。憂心如結。姊姊亦此  
 中過來人。當知相思之滋味。勝於蓮心之苦也。儂何不幸。身當此境。女兒  
 之苦衷。更從何處可以宣洩。姊姊亦以儂言爲謬否。蓮美曰。此種滋味。我  
 已飽嘗。特我以樂觀爲宗旨。常抱無限之希望。雖家庭之阻撓。外感之紛

來亦以鎮靜態度處之。故至今日苦盡甘來。得享生人天賦之幸福。設當時憂鬱於心中。恐不至今日。早已白楊蕭蕭。墓木拱矣。故凡與我事相類者。我必勸以逆來順受。留此珍貴有用之身。不患無快樂日也。姊姊以我爲前車之鑑。則可以心曠神怡。悲歡皆忘。惟以養身是務矣。儂方欲發言。親戚有與儂周旋。遂捨而言他。親戚之言。無非言儂之消瘦耳。周旋終日。自覺稍殺相思之苦。迨至親友皆去。獨坐閨中。又不覺離愁別緒之兜上心頭。默祝詠哥之無恙。而早日歸來也。

### 第十四章 影中夫婿知何處 天上神仙送巧來

三伏餘炎。剛被殘蟬催去。一天秋爽。又隨旅雁飛來。對節序而關懷。驚光陰之彈指。自韻文與柔英訂婚後。又將匝月。此匝月之中。儂以思念詠哥之深。不自知其寢食皆忘。阿母喚儂飲食。儂乃飲食。而不知是飢是飽。阿母喚儂起臥。儂即起臥。亦不知是醒是夢。蓋幾成離魂倩女矣。知覺感覺觸覽。三者均以詠哥爲目的物。其他則非意所思存。故亦非三者所能自

主其所司之事也。柔英以校中將屆開學。來住吾家。小作勾留。實則與詩文把晤而來也。儂自四月底病後。迄未入校。下學期亦將中止入學。惟在家自修。名爲自修。不過伏案思念詠哥耳。有時出詠哥之小影把玩。則風度依然。人面已不知在何處矣。相對默然。似詠哥之小影。亦含情脉脉。而欲吐相思之苦。病未能也。今日適值雙星渡河佳節。夜設瓜果於庭中。相與乞巧。柔英韻文。興緻甚狂。儂則敷衍而已。柔英見儂不悅狀。笑謂儂曰。今晚神仙相遇。明日姊姊亦將與詠哥相逢矣。乞得織女之巧。繡出比翼鴛鴦。其情景當更逼肖也。儂淡然曰。一宵要話經年別。那有工夫送巧來。柔英曰。姊姊又出蕭瑟之語矣。今日佳節。不許作此殺風景言論。違者受罰。韻文亦從而和之。阿母亦領首表示贊成。儂曰。人之言論自由。載在約法。妹何人斯。乃敢破壞約法而困人耶。柔英格格笑曰。國會可以重訂約法。今吾儕四人。譬如國會議員。三人同意。已得多數。約法載少數人應服從多數人。今姊姊一人。亦當服從吾儕也。儂曰。誰有餘暇。來與汝鬥口。汝

自以爲口才敏利。可與韻文互相鬥口。敗則雌伏。勝則可使韻文拜倒石榴裙下。試演新劇中之怕老婆一幕。而爲笑樂。毋徒向儂喋喋也。韻文急曰。姊姊與柔妹鬥口。何必牽連及我。我決不與姊姊鬥口。隨姊姊如何。我決不作一言。阿母曰。彼等浪語。與汝何事。若再多言。不許汝在此處。韻文即默然不言。儂知阿母之意。蓋見儂常日憂鬱。無意笑語。今日偶一爲之。又恐以韻文之衝撞。使儂不悅。故加以干涉耳。儂曰。小兒女戲謔之語。互相取樂耳。阿母不必責韻文。而使儂心不安。更使柔英妹妹以爲小姑娘饒舌而恨儂也。柔英曰。詢哥之事。與我無涉。而姊姊乃吹皺一池春水。必欲及我。亦太不相諒矣。况韻哥之受阿母呵斥。以衝撞姊姊也。今姊姊爲之解圍。所謂解鈴人是繫鈴人。姊姊之真心待人。於此可見。特不知韻哥將何以謝姊姊耳。儂以手挪揄之曰。聲聲韻哥。句句愛護。臉皮誠厚。特不知旁人聽之。心有難受耶。蓋儂爲其聲聲韻哥。而惹起儂之思念詠哥也。儂自聞遠美女士之解釋。常自寬解。以尋快樂。人前談笑。非不快樂。然言語

之間。一有礙儂者。則儂未有不立刻思到詠哥。蓋雖暫時撇開。終未能膜不關心。不如意事常十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卽儂之謂也。柔英既聞儂言。復見儂俯首之狀。知有所思。乃曰。姊姊看天上雙星。已渡過銀河。正在唧唧噥噥互訴經年離別矣。儂強笑曰。妹真如李三郎之七夕笑牽牛也。柔英曰。我確李三郎。則姊姊爲楊阿環矣。言時移身泥儂。儂避於韻文身後。柔英仍至儂旁。儂乃乘其不意。推置韻文之身。韻文並未預防。頽然而倒。柔英亦倒於韻文身畔。阿母曰。韻娥太作惡劇矣。婢僕輩則嘩然而笑。儂亦爲大笑。儂自與詠哥別後。惟此次爲開懷之笑。相思之魔。亦爲之避去也。若詠哥亦在此間。則互相戲謔。其樂當更無窮。卽天上雙星。亦將羨煞人間豔福。而自嘆勿如也。奈何詠哥不知置身何處。更不知何時可以相見。較之雙星之一年一度。其悲歡離合。有一定之時間者。又相去甚遠矣。前日夢中言詠哥是時可以返里。竟無效驗。殊令人難堪也。儂思至此。而萬惡之愁魔。又上心頭。驅之不能去。於是低頭無言。柔英既由地上起立。



卽呵儂兩腋而言曰。姊姊竟爲如此之惡作劇。今日我亦必使姊姊估量  
 地面。以爲報復。韵文則笑立不言。儂旣爲所呵。笑不可仰。乃乞饒也。柔英  
 見儂乞饒。始釋手而笑曰。姊姊亦有懼怕之日。殊爲難得。我因憐姊之纖  
 細腰肢。婀娜體態。故不忍創姊耳。儂此時萬念皆無。亦微笑而答曰。儂之  
 身體強壯。豈將生啖儂身耶。儂非懼怕。不過不與小兒輩戲謔耳。阿母亦  
 輒然而言曰。已涼天氣未寒時。最易受寒。汝輩可靜談閒事。毋多浪語。致  
 傷和氣。儂與柔英。遂不復言。默然良久。儂復思念詠哥。心中又添出無數  
 悲感。懷人心事。未能一刻離去。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思之自笑亦  
 復自憐。柔英首先發言曰。雙星此時正在卿卿我我之時。下世人類。若以  
 望遠鏡望之。不知能否見其真相。阿母曰。牛女相逢。本屬無稽之談。文人  
 墨士。復從而點綴之。後世愚人。遂信以爲真事。穿針乞巧。循例爲之。本無  
 所希冀。若過信其真。則未免流爲愚人矣。柔英再欲有言。忽叩門甚急。僕  
 人出啓門。持一紙條上阿母曰。係由電報局送來。儂急至阿母前閱之。係

滿紙電碼。尙未翻出。乃共至書房。翻閱電報數目。久乃成文。電曰。蘇州某巷某號陸韻娥。余今日脫險。安抵洛陽。詳情函述。詠虞。僕閱電後。不禁歡躍。一腔愁緒。盡歸烏有。阿母韻文柔英。亦均懽然。阿母命置酒慶賀。僕婢卽將家中所有肴菜。出置桌上。桌置庭中。共相團聚。歡笑生春。互猜詠哥遇險之事。及脫險之情。有謂遇寇盜。有謂作俘虜。有謂得間逸出。有謂遇人救援。紛紛議論。莫衷一是。與以前苦中求樂之情形相較。奚啻天壤之別。至十二時。天微雨。俗名洒淚雨。謂牛女相聚。各訴離情。不禁流淚。因而兩下。柔英曰。牛女相逢。一年祇有一度。吾儕日後聚首。當鑲日不離。似較牛女勝也。言已。微笑。韻文亦笑。噫。彼二人固人間牛女也。阿母亦樂甚。時將夜半。相將就寢。儂今晚之樂。好似自有生以來所未會。經歷者。所謂苦盡甘來。良非虛語。以後詠哥回來。決不許其再出里門也。

第十五章 得書幸喜郎無恙 允約誰知妾有心

昨夜燈花頻結。卜金錢而念彼遠人。今朝青鳥飛來。啣緘扎而慰我遐思。儂自得電後。卽盼望其詠哥手書。如大旱之望雲霓。無一剎去懷較之杳無信息之時。反覺片刻不安。默念詠哥飽受風霜之後。體質有無損害。風貌仍如前之清逸否。以及其一舉一動之若何。一一皆上心頭。無一剎之安甯。祇恨光陰之遲遲。郵使之太緩。此種相思之苦。初猶以爲局外人所不知。局中人一定能知其所以然者。今儂身親嘗之。亦不過如醉如痴。不能以言語形容也。更何能述之文字。總之心中似苦似甘。若酸若痒。渾難自辨。悵望天涯。幾乎望穿秋水。埋首書案。亦不自知所作何事。局外人見之。未有不笑其舉動之奇怪者。卽局中人亦且自笑。欲力自矯正而不可得。儂無以名之名之曰莫名其妙。詠哥見之。當亦領首。儂因盼望詠哥來函。起身絕早。盼望時。每作種種幻想。如見詠哥之南下。過儂妝台。暢談離情。定神細視。則又烏有心之所思。景亦隨之。殊可哂也。迨至九時。始見綠衣人持快函至。蓋儂倚窗待久矣。既爲快函。不問而知爲詠哥之手書。不

待小婢轉手。趨向郵差接受。亟拆閱之。而忘却回單之蓋印。郵差言之。儂方覺悟。不禁自笑。郵差亦爲之失笑。似笑儂之情不自禁。儂爲之赧然。卽返身入臥室。啓而讀之。書曰。

韵妹愛鑑。與妹不通音問者三月矣。妹且以余爲薄倖。以余爲寡情。其亦知余於此三月之中。飽受磨折。上斷頭台者屢耶。今幸得安然脫險。還我自由。回思以前之經歷。猶覺心悸。試爲妹言之。妹亦當代余色變也。初余奉命赴京。勾當公事。爲期僅五日。卽須回洛。故未有書致妹。恐惹妹之懸念也。孰知半途卽遇匪劫。余亦卽爲所虜。鎗林彈雨之中。飽受虛驚。幸未傷及毫髮。既至匪窟。匪首見余狀貌。似特別注意。別押一室。不與衆同。飲食雖粗陋。尙可下口。肉粟之中。余之待遇。爲向所未有。拘三日。始詢余家世。余詭言家無他人。一身之外。更無長物。飄泊天涯。到處爲家。匪首以余言爲誑。呵嚇倍至。甚至綁赴刑場。觀人斃。決。繼復詢余數次。余堅持是說。不稍更改。匪首復詢余所能。余答以手無縛雞

之力。惟略能書算而已。匪首曰。汝能留此。爲司書記之職乎。余慨然允之。匪黨挑剔倍至。屢爲所陷。皆余強辯得脫。最險者。傳檄劫某地時。余亦奉匪之命。隨往指揮。處匪首見余機警。且引爲心腹。故託余以重任。余既乘馬而往。思欲半途逃逸。無如路徑不熟。欲行復止者再。既劫後。余卽他逸。匪黨見余不在。卽四出尋覓。見余棄指揮旗而竄。疑爲兵士所截擊。皆爲余保護。余遂不得脫。回至盜窟。余以爲此次必無幸免之理。匪首見余厲聲謂余曰。汝何棄指揮旗而遁。余曰。勢甚危急。擬欲問道回山求救。適遇官兵。幾爲所得。不得不棄旗而走。以圖救援。若欲遠遁。決不再向山路行也。匪首色稍霽曰。汝亦知爲首者不可亂走。否則一著既錯。滿盤皆敗矣。吾黨雖爲匪寇。不忍不教爲誅。後再如此。定必按法從事。余但唯唯至此。始得慶更生也。其後數出行劫。余亦無機可脫。至本月初五日。又出行劫。適遇官兵。余乃指揮匪黨。皆往絕路而走。匪徒固蠢物。不知進退。惟指揮人命令是聽。又幸所遇官兵。與余有一

面之交。乃下馬就縛。請任鄉導之責。因同至。匪窟一鼓而盡殲之。余亦安然抵洛矣。余居匪窟三月。匪黨規律甚嚴。凡入夥者。不得與外人通音問。違者格殺勿論。故余未能有一函慰妹也。猶記某晚寢後。夢與妹相遇。各道相思之苦。夢中嚶語。盡爲匪知。幸匪徒不善吳語。強辯得脫。未識妹亦曾夢見余否。余本欲南歸。以剿匪有功。同儕留余居此候差。俟得差後。即當告假南旋。與妹圖良晤也。身居北地。心馳南中。吾妹有暇。尙請示我近况。以慰遠客之懷。紙有盡而情無窮。不能一一寫在紙上。寄與妹知也。容後再述。詠棠手啓。

儂讀是書。不禁咋舌者久之。噫。詠哥誠險矣。設一語不合。必罹既妄之災。幸哥機警。得免於難。儂讀此書。猶爲之胆戰心驚。况身當其事者乎。滿地荆棘。樂土難得。詠哥何不歸來。尙欲向虎口中討生活耶。儂此時心中。祇覺反愁爲喜。乃持書至阿母處。報告此事。阿母亦喜不自勝。囑儂勸之回里。儂曰。女兒家豈可出此。使人傳爲話柄。阿母曰。北方多亂。勸之回里。亦

屢正當。豈因兒女之私。而灰其壯志耶。儂方與阿母談論。柔英亦來。既觀  
 是書。曰阿父今日來蘇。亦爲我言之。並欲親往洛陽。邀詠哥回里。現正籌  
 備行裝。大約於後日啓程。今日欲與阿母晤會。談論詠哥之事。不知阿母  
 能允許否。阿母曰。令尊光降舍間。至爲萬幸。請邀之來此午膳也。柔英乃  
 去。儂亦卽返臥房。倚枕而睡。默思阿翁此行。當能將使詠哥歸來。胡思亂  
 想。不覺深入黑甜。好夢未回。爲阿母驚醒。曰。頃與汝阿翁晤談。汝阿翁  
 之意。欲於中秋後。爲詠棠結婚。徵我同意。我已允之。汝意如何。儂赧然。紅  
 潮滿頰。暈入雙鬢。嗚嗚言曰。阿母已允之。儂亦無可無不可。阿母欣然而  
 去。儂爲此言。不過爲避羞計耳。實則心中固求之不得也。晚間作書報詠  
 哥。歷述相思之苦。及聞耗成病等情。洋洋千言。不下於詠哥來書之長。至  
 夜半始竣事。明晨當飭人寄之。特不知詠哥收到後。作若何之感想。其隨  
 阿翁歸來乎。抑必欲封侯。不顧家庭歟。思潮起落。竟夕未眠。晨起自往郵  
 局。以快函遞寄。心始釋然。柔英來。相與談論。竟忘昨夜失眠。而不稍露疲

倦之態。蓋全副精神。均注意於詠哥一身。雖數夕不眠。想亦不至於疲倦。情之移人。有如此能力。又何怪世人之甘爲情死耶。

### 第十六章 月正團圓花正好 爲郎憔悴見郎羞

金風瑟瑟。飄來丹桂之香。玉露瀼瀼。洒出離人之淚。四壁秋蟲。鳴不平兮。如訴。一天皓月。照萬里之清光。阿翁赴洛。已屆匝月。尙未回吳。詠哥雖已信來。亦不過說已被任命。辭職艱難。南下之期。未能預定。噫。詠哥誠熱心利祿之人也。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生此亂世。惟有嘯傲山林。以自樂其樂。卽捨身家性命。而成大偉人。大軍閥。亦不過如段祺瑞徐樹錚之下場耳。前車可鑒。又何必自尋苦惱耶。詠哥。詠哥。豈不思人生如夢。爲歡幾何。當此紛紛擾擾之世。苟能明哲保身。尙可以享受優遊自在之樂。否則未有不橫遭磨折。而受人間地獄之苦也。詠哥已身受之矣。奈何猶未醒悟耶。豈壯志凌雲。以從軍爲樂耶。詠哥。詠哥。豈不思人間豔福。惟少年時乃能得之。卿卿我我之情。蝶蝶鶉鶉之態。以此時爲最濃厚。最甜蜜。影形不



離步履追隨。旁觀者豔羨不置。當局者體適神怡。而詠哥乃捨此樂而不求。而於金戈鐵馬之中。自取危險之道。何其愚也。雖然。英雄壯志。本宜如此。否則。衛國無人。不將有亡國滅家之禍耶。惟時至今日。混沌已極。文官愛錢。武官惜死。投身其中。大都思囊括而還。以作面團團之富家翁。豈更有人真心爲國哉。出處宜慎。詠哥卽有壯志。此時亦不應與狐貉爲伍。以遺後日之差。况薰蕕不同器。詠哥卽於此時出任事務。亦必不能一帆風順。烈烈轟轟。作一番事業也。思念及此。不覺憂愁之心。恐懼之念。併合而與。恨不能插翅飛至詠哥身旁。而邀之使歸也。今日中秋。家家焚香斗食。月餅。以點綴此團圓皓月之風景。下午韻文與柔英。均由校來家。預備賞月。以樂此良宵。柔英曰。家父北上。已逾月餘。昨得來書。謂不日與詠棠乘車南下。想日內當可到蘇。如能於今晚到此。則月也團圓。人也團圓。何等快樂。韻文曰。令尊來書之日期。距今約有幾日。我當預算以決定之。柔英曰。家父來書之日期。距今約一星期。惟不知何以昨日方始收到耳。阿母

曰。以來書推測之。爲日當不遠矣。儂惟默然以思。惟覺兩耳大熱。眼皮頻  
 動。若以迷信者言之。今日非有大吉之事。即有不利之事。儂心亦因之而  
 倍思詠哥。以爲今日其將至蘇乎。抑今日始由洛起程乎。心煩意亂。不能  
 自主。韻文曰。今日佳節。吾儕宜開筵坐花。飛觴醉月。開懷暢飲。不醉無休。  
 有贊成者。請共同商量。用何種酒令可也。阿母首先贊成。柔英亦附和。儂  
 不得不勉強承允。以盡一日之歡。夜間即置酒於小園中。桂花香裏。明月  
 更形皎潔。一堂團聚。其樂融融。惜詠哥不在此間。亦不免美中不足耳。阿  
 母今日。興致倍濃。笑謂我儕曰。今日可儘汝輩浪謔。我不加干涉。柔英曰。  
 金風玉露。秋氣淩人。有美人兮。倚修竹而思君子。其心如轆轤之轉。而儂  
 已時。蓋儂適小立修竹之旁。默數池中遊魚也。儂乃視柔英。見正立於韻  
 文之側。乃曰。嫦娥善解人意。照得人也。雙雙影也。雙雙不禱。倚燭笑看屏  
 背上而已。金釵巾角影先交矣。柔英聞言。笑不可抑。繼又曰。姊姊休利口。  
 今日可以角一勝負也。儂曰。今日何人啓釁。柔英曰。釁自吾起。特姊姊思

想詠哥。確係實事。非虛語也。儂曰。人影先交。儂又豈非實情實景耶。妹自不察耳。柔英曰。詠哥將次回里。姊姊已快樂至此。將來詠哥在家時。不知將若何快樂。我調笑之資料。亦可平添十斛矣。言時。僕人來言。酒肴已具。乃同坐而飲焉。三杯未滿。婢來言曰。閨門外有電話。請少爺往接。詠文曰。知何人否。婢曰。但云姓王。不知其名。詠文乃去。柔英笑謂儂曰。其殆姊姊日夕所思之詠哥回來矣。阿母曰。事或有之。亦未可知。柔英曰。我將看韻姊開口作何語也。儂怒之以目。柔英曰。同是目也。見我則怒視。見詠哥則不知將作何種態度。想必盈盈秋水。含無限之情。阿母曰。柔英形容殊妙。若作小說。當與海上諸名家相頡頏矣。柔英曰。阿母亦受新文化所感化。非復如三月前之頑固矣。阿母爲之粲然。詠文來言。確係詠哥南下。囑我至閨門。我請其來家。已得其同意。且云卽刻起程。阿母乃命同至中堂候之。儂乘間潛回臥室。非不願見彼也。因在人前相見。殊爲難堪耳。儂既至臥室。即取詠哥小影。仔細端詳。審視至十分鐘之久。默然以思。思詠哥

之風貌。不知仍如此影否。正把玩之際。小婢來呼曰。王家少爺來此。太太請小姐前往相見。儂雖應之。而故遲遲其行。默思見面作何言語。背後則相思萬千。相見豈真一語都無耶。若無他人在旁。猶可以暢所欲言。阿母在旁。尙無所礙。惟柔英利口。惹其調笑。心殊不甘。然則究作何種言語。方爲得體。愈思愈不得要領。祇有臨時見機耳。既見詠哥。儂方欲有言。詠哥執儂手曰。妹何消瘦。乃爾。儂面紅耳赤。良久乃言曰。哥何蒼老。乃爾。含情相對。默然久之。而相思之魔。從此不復存貯於儂之腦筋矣。

(完)

